卧遊錄

七

3490.99
7038
v.7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e Carpentier

閔東日記

天啓甲子九月十九日庚午余以典籍謝　恩分差南學二十五日丙子回心經通讀見大司成於明倫

東262526

堂即日差毛守備接伴官譯官臨門督鼓達夜治行
明將辭朝二十六日丁丑除江原都事二十九日庚
辰謝　恩十月初一日壬午署經即當赴任而新監
司趙令公存性將以十六日辭朝都事以未及治行
落後之意言于監司監司領之故二十日辛丑辭朝
因下直拜三公及延陵西平延原吉川芝峯韓平崔
大諫睦承旨李同知慶涵或曰君有仙分或曰八道
都事江原為最或曰金剛叢石三日浦鏡湖竹西樓
勝景君之分內物也領相則引入房內曰卧見都事
心似未安而辭以疾則於情似薄故不以卧見為嫌

耳仍言曰秋山已晩明春可以遊覽関東三悪自古傳說而原州之飲食甚薄云此非真薄吾曾爲海西幕官前監司某令公謂余曰君去海西其於飲食何余聞其言而退至海西境上數案所進無非豊珍入州亦如是余仍念某令公之言過其實也明日所進如是腥臭觸鼻不敢近前妓生舉案而來輒以手揮而却之置之於數間之外此後方知某令公之言爲此而發也令原之薄饌豈非與海西同也又曰吾嘗與君相見乎曰未也仍問君居邑中否居某面某路傍耶吾體察嶺南過榮者非一何不相見耶仍使之

年曰吾過榮時君過二十歲矣可以相見矣曰嚴不敢請曰何嚴之有凡嶺南士子求見者吾未嘗不見也又曰金栢巖與吾相切吾體察時衣盡汗湿叅判以新造黃麻衣贈之余曰何以辦此乎叅判曰吾雖貧豈難一布衣乎他日過其家盛設酒饌婢子滿前余戲之曰令翁家訃雖恵十襲不難也又曰叅判子孫存者幾人移時乃退此雖病裏閒談而其從容款辱溢於言外故退而悉記之辭朝之日全承旨正源入直送人求見番誨丁寧且言其所聞其辱於知舊不凡矣睦湯卿亦貽書闕門以慰遠行金佐郎子中

羅修撰萬甲亦再三致問頻有厚意是日投刺於吳
銓判洪副學而出與孝仲孝彥仲植連挽曉別悵黯
倍於他日蒼石孝仲孝達皆有別章二十一日壬寅
秣馬于平丘夕投奉安驛楊廣二州送菜酒以待之
是夕江原舊使尹公安國夜深來宿待朝相見在城
中與孝仲兄弟同寓無異家鄉不知客中之苦到此
驛長夜寒甚終宵無寐此拙句之所始也二十二日
癸卯到龍津流澌敲江舟人艤船以待楊根太守送
人來迎至娛賓驛館待頻優非楊廣二牧之比太守
完平胤子也夕宿砥平砥平倅宋時赫不相問不相

見不知何樣人物也二十三日甲辰朝行五十里到原州界松原站人馬及支供來待于草舍保安之馬二匹皆甚殘小以爲不堪騎及其行也疾如飛身亦安方知才不在大小也此去原州四十餘里行十五里留宿村家二十四日乙巳到營下甫拜　諭書後方伯除公私禮而相見良久接話曰吾以関東爲無事將欲卧而調病到界之日呈狀者十人各官公事二十餘張是日以此甚勞厥後則無事云関東簿書之繁不及南中一州郡遠矣二十五日丙午謁　聖後見洪牧享諸於寓舍晤語終朝享諸升資爲東萊

府伯故出在寓舍二十六日丁未兩監司封　誕日
進上是夕得官酒餞享諸於寓次朴旋善悌生氏亦
來叅前日殿中同僚也兩中夜酌享諸招妓樂琴歌
俱奏夜闌乃罷二十七日戊申兩二十八日己亥方
伯送　誕日封餘是日旋善佩酒來話具安峽捕亦
來見最晩本州居前縣監李慶渙李胤男來問二李
乃吾先祖掌令公之外孫韓山李氏之後居原者頻
多馬二十九日庚戌晦拜箋于五里程凡旗幟樂具
禮貌殘敝不足觀不及嶺南一殘縣矣是日患痢苦
極十一月初一日辛亥候問于營門外方伯送人曰

何必日〻来問此後除禮云是日痢疾加重而方伯
曾已督令此巡故初四將向横城已發路文横人来
探答以有疾改探横倅乃鰲城之姪子李君擢男也
奴光世夕来報姪女之訃以亨之妹也其父母俱没
服未闋而又喪其女門禍之酷何至此極耶初二日
壬子服不換金正氣散二貼取汗氣似暫蘇而痢患
無減崔金浦敬吉叅判鳴吉之孫也以鄭造田庄尋
見事来見造之罷物没官而賜功臣故也是夜痢患
小愈初三日癸丑方伯始知有疾送裨將来問曰無
乃傷於火艾乎吾有正氣散數貼煎進爲妙云審藥

及諸裨將皆来問横城旌善金浦黄尼山得中皆来見穩話尼山縣監同僚也来寓州境初四日甲寅痢患向瘳初五日乙卯新生員申大輩来見李慶滉女婿也李氏有族分故將設慶席而来邀曰李同知稱念也昏奴應杯持家書入来初六日丙辰方伯送人問曰意謂疾患已愈今聞尚未快蘇爲慮出巡定在何日耶答以初九啓行然病未快復悶〻保安察訪李時兩来見初七日丁巳方伯又送人来問保安亦来問初八日戊午方伯又送人問病曰吾亦自昨夕得胷痛曉来向差云而是日余以大忌不得問安方

伯性多寛厚每假色累賜伻問營下之人皆歎其款
接州人喜方伯之清簡貪都事之懦弱官吏相慶云
清簡可尚而懦弱可愧初九日己未出廵横城縣監
為設酒饌剪燭醉話鷄既鳴乃罷初十日庚申宿沈
之漢家醉話十一日辛酉息馬于蒼峯驛夕投洪川
十二日壬戌行冬至望　闕拜仍謁　聖校生十餘
人衣冠藍縷不足觀十三日癸亥原昌驛歇馬行五
里許登一嶺北望春川春川古貊國也山川開豁明
麗勝於原州矣行二十里入府〻伯閔令公聲男十
四日甲子曉發五里許船渡昭陽江〻上有高樓俯

瞰深潭平臨廣野真嶺西絶勝而忙未登覽十步九回如别佳人行三十里中火于仁嵐驛又五里許渡母津江母津與昭陽合流于府西鳳凰臺下〻爲龍潭昭陽之源出於獼蹄彌時陂等地母津之源發於金剛鐵嶺等處遠近不同故母津之深倍於昭陽銀溪馬卒來迎江上保安馬卒相遞而歸夕入狼川邑居莆條旅館狹隘主倅金君景直病重不相見十五日乙丑曉雪大作然行忙不得留即向金化冒雪疾馳四十餘里歇馬于山陽驛狼川界而銀溪屬也又行四十餘里到新化院縣監尹公悅之出待站所矣

又三十里八金化銀溪察訪許君禡在縣内亦来見與主倅移時談話而罷是日乃　中廟忌辰也十六日丙寅向鐵原行四十餘里息馬于通化院又三十里八府舍時承旨及中使過府界向咸鏡智陵見災故也府伯沈公覘爲其行出待于豐田驛来報不得不出之意所經列邑客館未嘗燒香此府始燒清遠香〻臭滿室僕夫掩鼻而八曰此房中有何悪臭乎謗所謂牛臭沈香不得不發孤笑下部患冷痺小便不利十七日丁卯留調一日竟日無與談話者將夕有一童子年十三英鋭從客来拜於前曰我府伯之

外孫府伯出待承旨故恐都事之無聊敢来現問其
姓名乃朴長遠也問其所讀曰通鑑問其製述曰詩
賦問此府別號東州東原古弓裔之所都云又曰客
館東山麓有觀心堂古基弓王疑麗祖自稱洞見人
心故名其堂云又曰今鄉校即王太祖所居舊基松
樹之間墻址猶存云又曰南距二十里許有孤竹堂
甚爲奇勝云而天寒行急皆未得遊覽姑待明春再
巡耳楣間有題詠數校而無蒼石所作問其故朴曰
前府使之作留在此府將爲入梓而本府疲弊未及
爲之云求見其詩曰付于禮房問于禮房曰座首次

知即招座首曰陪府使出站云矣是夕大雪十八日
戊辰黎明登程向安峽朴童子出拜于大門曰童子
多睡未得拜辭于燈下但祝雪中好行耳至安峽仍
以五言記事曉蔽黑金院踏盡弓王地凍雲凝不開
疊雪千山裏無地秣征驢一鞭馳百里蹈破朔寧冰
徒涉兒山水暮投安峽縣〻中無一吏八坐縣東館
枕席多錦綺祗迎無太守爇香有童子即捽縣吏来
據案詰所以云我縣太守陪箋昨暮至即聞車從来
戴星出路次境上多岐路相違必於此供詞頗有理
姑放待處置忽聞太守還送人即邀致問及西北邊

下一字缺

兩邊姑無事國家多不幸逆獄又繼起辭連大小此得情頗不易所恃　聖上德聰明又睿智繼論縣公事剖析如掌視太守仁且材公私無不利原城一相見氣味即相似自謂百一收同歸聊與子襟袍不暫開忽忽留不止脉脉不得語依依一夢耳王事日埤我馳驅不自已西行入峽裏父老頌政理老羸免溝壑揔是太守賜余謂縣父老甫言非洪羨當職非專持此報上使父老皆曰諾觀色多誠意剪燭聊寫懷以為不忘記十九日己巳向伊川里安峽臨別設酒醉睡過險不知行路之苦至伊川界主倅李公宗義

出待境上矣夕八縣中邑居頻盛原野廣豁嶺西諸邑伊居茅三四矣二十日庚午留伊川是日大雪夜深後縣監送言曰雪積寒甚冬夜曼〻欲把一杯以進敢稟荅曰病不飲酒久矣然意甚款恳敢不承教主人出来多陳變色之饌又用猪肉問其家與野主人曰聞道行之来未得異味念慮之際有山猪數十自山下来一大猪走入潭心堅氷不能立脚令一丁壯疾入騎猪背又一人持大椎隨之打碎臭梁此肉之所以登俎也縣酒湯無一人歌者有一材婢廢朝時為李甫瞻所棄久在弘燁家甫瞻之敗還于本主

今在縣內主倅招致令奏曲可謂清唱姿色亦非無
盜而避來時盡失衣裝赤手而來故衣裳不潔矣甫
瞻之毒及於僻縣者如此其他可知二十一日辛未
仍留謁聖終日有公事午後主人送其子名寓曰昨
日問及小子故小子感而來現仍進酒餞李生酒客
也至夜分痛飲二十二日壬申病醒不進飯行百餘
里至玉洞驛日已曛黑留宿驛舍平康界也主倅出
待亦留宿二十三日癸酉凌晨發行是夜大雪人馬
沒脛行五十里許入平康縣監趙涑乃奉義類也入
拜於前曰千萬意外冒忝非分之任見人多慚兢悚

不已云縣西十里有候人書地名尊池問于下吏果有之官家采用云二十四日甲戌留平江朝報自京来逆獄始起金孝仲爲問事郎廳矣訓鍊都監及備局公事十六張又至皆兩界逃民刷還及砲保查正等事列邑不勝其擾矣二十五日乙亥曉發行四十里過金化境上又四十里入金城界又五十里到金城縣令趙光鎬以藥材差使員向原州夜宿空館二十六日丙子曉向淮陽是日寒甚以毛扇擁面而行行十餘里兩眼如有物閉遮視物不的不知其所以然心甚怪之以手撫之睫毛及眉上凍結連珠耳掩

之毛接於眉毛眉毛接於睫毛睫毛接於毛窗合爲
清氷一片南中未嘗見此等嚴寒也行四十里到昌
道驛進官酒數杯口角方解都事如此走卒可知然
走卒只着一袂衣一布衣而汗透背上雖攬轡禁其
疾馳而呼呵不止上下山如飛方知驛卒之性固然
也昌道數里許有岐路向東者即金剛路也向北者
淮陽路也此去金剛百二十餘里云八淮路三十里
有大川金淮兩邑之界也有府吏來報牒朴敬差即
日入府云朴即馨叔也秣馬于新安驛〻乃自淮入
金剛之路也暮投淮府〻伯黃履中以國昏上京矣

黄昏馨叔八来即會東軒夜深醉話各宿東西軒是
夕聞承旨及中使自智陵来明當入府云淮陽雖曰
都護田結不滿四十殘弊無形而承旨内使敬差都
事四行一時来到出站相繼空官下人不能堪當矣
二十七日丁丑與馨叔留府余初欲廵嶺東而聞方
伯令二十六日自原城廵向春川仍為褒貶云若廵
嶺東則恐雪塞関路未及殿最之期故明向春川之
路改出路文矣食時方對按未及下筋聞承旨及中
使八五里程與馨叔去食床避處衙軒承旨乃鄭公
廣敬也聞吾輩在此即送人曰可得相見耶吾與馨

叔偕入良久與語真樂易可愛人也雖曰同年新恩後未嘗再見矣本府不能支供中使之鞭朴浪藉吾與馨叔衰其不堪不督進飯兩行既出後方進食日已向夕饌亦精潔蹠淡馨叔歎羨曰是私家精饌非官供也爲客久矣而今日方知真味余笑曰非精潔也飢者易爲食故也非蹠淡也饌少而四分故也大槩人情得盛饌則變色變乎色則動乎中可知脾胃得盛饌則聞氣先惕以故厭心生而不能多食今淮之饌進雉炙則不過一脚進蔬菜則不過當歸葱白嫩芽一二莖進鹽鹽則鰱魚卵五六箇而已餘皆稱

是以此脾胃不悶而口能知味矣他邑則大床兼挾
床罷必以盈爲準安能下筋而知味乎馨叔留數日
後將向南官二十八日戊寅早朝與馨叔別約以春
川原州等地謀酒穩話息馬于新安夕投昌道留宿
客館客館久不火點湿氣淌衾氣甚不平新安昌道
皆入山作路處而到此兩驛不得望見仙山而還比
如與佳人約會隔壁聞聲不見面目而別也是夕京
房子來呈朝報七張皆言逆獄事矣二十九日己卯
曉裴至金城主倅趙光鎬昨暮來自京城欲聞監營
之奇即邀相見年七十二自言非分得此專城之任

問其居海州也言必稱牛溪栗谷矣午後向瑞雲驛留宿是夕朝報又至孝仲之書偕来客裡無聊中得見情友寄問其爲蘇豁何可量也孝彦之問不及必在昌陵矣三十日庚辰曉向山陽驛夕宿狼縣主倅之病猶未有喜又不得相見其子宗泌来傳其語鐵原府使安峽縣監来宿此縣明向春川爲巡命也鐵原沈諱之兄洪正伯之聘君也十二月初一日辛巳行望闕禮即向春川至毋津氷合策馬馳渡寒衆遍體息馬于仁嵐聞方伯昨夕入府以成監司進善病死客舍故入衙東軒云申時到府方伯方封進上不

即八謁黃昏八拜方伯曰去時有寒疾今已快蘇耶
仍笑問曰所獵幾何都事不得不殿一人對曰都事
所巡處守令未聞有不善治者今日可謂明時矣若
皆善治則何必強出下等乎方伯曰聞位高守令不
治云其餘無八手者矣然有守令二人受勿爲下等
之書來呈此宜爲下等不可謂不八手矣是夕崔同
年精甫及其弟璞瓔爲見方伯八來不得通刺仍與
之做話初二日壬午昨昏伊川縣監李宗義金化縣
監沈梲之來見今朝楊口縣監趙瀹祥雲察訪李錞
亦來問方伯送人招八假其辭色余避席曰即日乃

亡母忌辰請退方伯曰恨不早知也亡親忌辰行茶禮於公館可也余爲使臣八年凡遇忌辰必行茶禮於所在公館豈非情乎昔余爲備邊郎廳入承政院注書某也愀然有不樂之色余問其故荅曰即日乃亡母忌辰上位甚嚴不許行祭以此不樂云古者上下官甚嚴故如此都事則有何難事而不言乎余心甚不安須即退去仍問曰在何房乎對曰入郎廳房矣曰郎廳房甚不好云何不入上房乎曰上房雖空使道所入之處何敢濫入乎曰昔見黃克中爲都事不入上房曰凡犯分之事雖小不可爲何敢生心乎

此言可謂固執矣余心則不然與監司同入則當處
即廳房都事若獨行則都事為尊入上房無妨矣午
後新及等朴慶元来見慶元即乾元也卞誠之所謂
春川朴家也初三日癸未聞刑曹正即趙景禛以刷
民色即廳拿囚除刑放送京畿江原兩道都事以刷
民稽緩事拿鞫請啓　傳曰令該道監司查覈馳啓
云送奴光世還斷氷渡昭陽往朴直長慶元慶席府
伯及鄭清風雲湖許銀溪禡同叅昏還渡昭陽初四
日甲申朴敬叅馨叔八府来即相見昏崔上舍誠元
崔精甫三昆季来見謀酒與馨叔醉話東軒夜半乃

羅初五日乙酉朝府伯設酒招酒湯唱歌仍曰弊府酒湯年少者甚小都事先到方伯繼至故不念又有他星使擇定年少者各數人于兩行次不得已定老醜於敬差道極為未安余曰老少相間改定恐無妨也府伯曰既已定送自府改定未安云馨叔向清平醉倒崔正郎貞元家酒湯一人来于亞房者曾為朴子興丘子時馨叔與之相知余目色以臆黃昏馱送馨叔德之初六日丙戌終日病醒初七日丁亥刷民查覈馳啓之閔監營到付夕崔精甫兄弟佩酒来見府伯之子婿閔君汝鎮睦君敏善亦出來琴歌俱作

夜分乃羅精甫留琴而去歌小相容量琴明色斯之
智矣初八日戊子東海山川集慶魯山香祝幣帛自
京下來方伯違和令都事迎香分送諸處初九日己
丑將爲襄貶而方伯氣不平故不得爲之初十日庚
寅乃爲殿最蔚珎縣監崔吉元請銓判吳書抵方伯
以故居下淮陽府使黃履中乃西平之妻甥　中殿
之外舅也方伯僻左右謂都事曰聞淮陽之事乎以
國昏上京而進上人蔘捧之於民間盡數持去政聲
又不美吾雖相知之人決難饒貸履中嘉善官也即
居中見羅方伯之剛果無私事多類此襄貶後即成

刷民查啓〻草曰都事到任未滿一月嶺西各邑則
已為巡督而以褒貶相議事來會春川褒貶後即為
發送檢督嶺東諸郡云〻封啓狀後辭退方伯曰何
日發程乎刷民之事嚴急須還向此関逾嶺東嶺沿
海而下曰公事歷覽勝地可矣吾將明〻向春川同
日各散如何曰敢不如教督府伯進酒於方伯招都
事同席夜久乃罷殿最後例設之酌也十一日辛卯
留十二日壬辰未明方伯送人曰吾將早發有相議
事即須入来云顛倒衣裳入拜方伯方伯分付擧行
節目仍曰何時相見乎羨君先我着鞭也仕官久速

未可知雖雪天八山無妨縱不深入遍踏亦可以荅
朋友之問矣對曰沿海而下則正月望間當到平海
自平之榮僅三日程自榮之原二日半程欲受由數
日歷拜先壠趍謁營下何如曰甚善二月望時余當
往江陵留數月巡海濵而入金剛都事亦當原城相
會後更向北官之路與吾相見於嶺東共入春山可
矣即爲辭退府伯待方伯之出早朝來餞都事府伯
亦滿酌主客大醉府伯開懷團欒說盡廢朝時柄臣
弄權之事昭陽勝景再過其下而一未凭欄物理有
不當者即午顧與閔睦二上舍共賞雪景而去府伯

曰大善余即向昭陽亭二上舍經待於亭上矣樓在大江之上廣野極目縹緲明麗勝花山歸来亭百倍也若待三春百花滿山錦鱗遊泳則勝狀必無窮矣即夕將宿仁嵐驛仁嵐去昭陽三十餘里與二友相別揮鞭而去回首樓頭不任其悵缺矣行五十餘里許有退陶先生書院入拜祠宇馳入仁嵐驛十三日癸巳氷渡毋津銀溪人馬来迎於境上矣纔十餘日再度往来此路客齒生酸矣夕宿狼川十四日甲午曉秉炬登程息馬于山陽小憩于瑞雲夕投于金城自狼抵金百二十餘里矣十五日乙未曉與金城倅

行望闕禮金城以淮陽封庫差使負即向淮陽朝以
刷還事刑推一人後向昌道歇馬夕宿新安是行也
將八金剉賫雪初八日在春川已叅路文而初十日
褒貶時淮倅居中仍念彼已見罷必怨幕官做作虛
言故改出私通不八金剉直向通川而私通未及到
淮陽淮倅不知見罷中路牒報曰金剉雪塞路險決
不可遊覽又報曰全羅監司啓請事目內凡大小使
命之行逢迎羅將不許出待云題送書目曰當初不
察欲八金剉已叅路文而更思之必雪塞難通故即
改私通直向楸嶺私通想未及到府且不許逢迎之

事都事到任未久不知有此事目下吏亦不察依舊例書送季後聞来不覺寒心府使如呼寐者深幸此後一依事目施行向事淮倅以　中殿外舅時其勢力欲費制都事而不知己見罷出偃然牒報以止仙山之行少頃改私通来到封庫兼官緇至後方知見罷吏民皆知見罷者有日而窃笑不言故如是牒報其為失人心據此可知前日廵過此府時驛卒執轎而行曰淮倅貪婪托以國婚不計大小人民頭會綿布一疋且栢子大米空庫載去官奴婢五十餘名率去不還者三月今聞下来居民盡為逃避云余聞其

言而雖不信聽然亦不敢不信心窃疑之而方伯所聞又如彼故雖欲不負西平之言而不敢宣力於其間矣十六日丙申曉發到和川縣〻無居民淮人雪上張幕支待淮倅侵漁故也淮人見都事多有喜色淮倅之虐政可知入楸池洞積雪數尺許纔通線路人馬失足則沒脛馬不成步寸〻而行到楸池嶺底通川人持藍輿及茶酒来迎境上祥雲人馬亦来相遘矣上楸池嶺望見東北有一片鶏青帳横亘千里接乎半天或似長雲中有一點黑子四面雪色問于僕夫對曰海中波濤得弧島而涵湧也去馬坐輿而

下楸嶺之險半生所未見也竹嶺之路坦如平地矣俯視絶壑不知其幾千仞如以繩自天垂下骨酸心寒閉目而坐汗自透衣賴通人善擔輿直下十五里方知平地乘馬而行又十餘里通倅梁思行出待距郡三十里矣平地行望海色如深青布一疋初廣漸細入通川五里則細如一条青縣横于崑上矣大槩海邊之沙為海波所蕩揚積而為崑故崑上平正横直小無高低海色之現於崑上者正直如布幅縣條馬前此未嘗觀海今始得見故記其所見入郡門有城郭舊址公館繕修屋宇皆壬辰以前所建也看饌

多海珎精潔可口酒亦稍勝山西諸邑矣余在春川
已有寒感失音之兆再入北関頓無情緒前所致傷
者用事頭疼喘急脳痞痔痛舌上生瘡不能進食日
漸加重到通川極矣將恐不能支保聞江陵有醫局
即欲送人劄来而未知幾日能服藥治療矣十七日
丁酉將向叢石郡守入見曰今日〻煖風恬可以泛
舟郡守當陪行余曰陪行未安勿為出站郡守曰禮
不可廢即出余向叢石望見臺上無一人先往者余
意其落莫至臺下則郡人先到巖間裝船設厨矣與
太守登臺俯臨東海遥望東北有山微見於雲間乃

咸興端川吉州等地也臺上有沒字石碑傾斜將仆矣臺前叢石森立海水中其形如束方柱或數十或三四十合為一片方正直立高可四五丈者凡四處雖離婁之督繩公輸之削墨必不如是巧也諺傳新羅述郎南郎永郎安詳遊賞于此故號稱四仙峰叢石之傍欹斜水中者亦多必是當初直立者不止四峰而為風濤巨浪之所觸擊而傾頹矣海中有孤島曰卯島禽鳥卵育於其中故得此名北望五里許又有兩島在南者曰穿島絶壁中有穴可通小艇故得此名登覽畢與太守乘舟張幕又設杯盤自叢石之

南行舟邐迤遶出叢石之下嚮者自臺上所見叢石之狀萬分未得其一也萬片合爲一片石壁如有繩墨之迹而小無罅隙斜曲處數仞之上又有短石方正如柱頭斗栱者横連一行短石之上又有長柱連編上下相接之間汹合如一片無差池高下之異雖以巧舌神筆形容不如一番目覩矣東北行舟至穿島下果有大穴洞見西北日光照耀繞行其下至西北穴中停舟良久波濤出入穴中故舟亦隨浪輕颺如舞蹲〻矣島北又有絶島兩壁相對相去一里許行舟兩壁間把杯遊覽雖浙江之海門東坡之赤壁

其爲勝狀必不過此有一小船自東南漸近余以爲漁船即係于船尾支供船也具昇錨於其中進海鮮數味又進新採生鰒膾自叢石設廚處來矣太守嚴敬夫之聘君也雖不能飲酒可與談論也人馬陸行待于西邉即向歙谷太守金君興祥也能飲酒多風情十八日戊戌有公事午後向侍中臺太守佩酒追至侍中臺者故韓明澮之来遊處也以此得名臺在湖水中湖水皆氷合臺前湖海之間有長堤横連五里許堤上有矮松滿堤〻外即海水也水中有奇石小島數處海水灑石成凍白似玉立極目滄溟上接

天半北望六鎮有山微見南望通川高城之境有所謂外島穿島又有奇巖絶嶼屹立海中者不可殫記臺上有二株古松無他樹木矣與太守傾盡兩壺而起同坐雪馬曳行湖上清氷其疾如飛甚爲爽快矣氷盡騎馬連轡而行還至縣門外與太守別日已沒矣前途三十餘里通守送炬迎八夜已深矣十九日己亥黎明與通守別行到頭白津臨海作館前有奇巖亂石決鷗鳧鷺翔集其間已作春聲矣行到甕遷日臨海上路極險隘不容馬蹄通人持籃輿來待坐輿過遷〻盡處有層巖斗起通守以爲遊賞處設幕

於巖上進茶酒薏故下平地騎馬一里許行海邊白沙馬蹄下如有鳥雀金石之響所謂鳴沙也數十步還止無聲也海上諸山即金剛枝葉也入金城之界峰巒奇秀片石皆異引領瞻望不忍過去外面如此其中可知行到養珎驛顧瞻西北石劒森立即九龍潭所在處外面則人跡不通必入榆帖到摩訶衍由毗盧峰下攀木緣崖縻繩懸下然後可見九龍潭石劒云高城守李公久澄出待驛站且稟曰太守當於郡門祗迎故先往云荅曰出待已為未安何況祗迎乎太守隨後而行去郡城十五里許昏黑邑人秉火

来迎故過三日浦而不知所在處矣是日之行曉發
昏八計程則百二十里矣自宿新安之後先考妣及
外王母亡弟八夢者凡四夜余致感傷腦痞喘促進
食不利想必憂疾之心雖在天之靈及爾所在也二
十日庚子謁聖後仍往三日浦太守經待於浦邊巖
畔矣時堅氷滿浦太守作氷車安椅床於雪馬之上
令兩人繩曳疾走先往丹書巖下仰見丹字及石碑
聞巖上又有埋香碑云而巖高數丈寒不脫靴不可
著足攀躋矣遞迤引車八弧歸登四仙亭四面清氷
如鋪琉璃巖上有古松十餘株楣間有李克休題咏

鄭汝廓題名矣浦水東南入海〻口十里許有雙白石斗起天半望之如對峙石浦邊巖石皆狀如毛群龜鱉雖欲周覽曲〻而水有未合處故不能通車是可恨也更待明春〻水滿浦桂棹蘭枻尋奇探勝方足快也太守設酒于亭上醉話從容鄭都事浩然緬至日暮乃還浦中本無船遊觀則必招海船故水觧則過客雖欲登臨亭上而非官力則不能云浦之北崑有夢泉寺古址平臨湖上勝狀可想而遊觀者留連止宿故不勝其擾而僧散寺廢矣二十一日辛丑早發將向杆城東望十餘里海中有雙白石高可十

餘丈屹然相對狀甚奇異此乃四仙亭所望見者嫂
石之北又有奇巖東海之濱石出水中者多矣而未
有如嫂石之玉立而奇絶者矣路傍石山上有母穴
母穴者巖上有巖中空如鍾一邊有穴八坐穴中仰
見上面則有孔穴百數或如大匏或如小甕皆内寬
而口小口皆向下如蜂房胡燕山鳥可以作巢而無
禽鳥出入之迹甚可怪也俗傳四仙所遊處不知何
據未五里石山上又有掛鍾巖大槩如母穴之狀而
内廣下垂可容數十人其狀如鍾閔漬記五十三佛
自月氏泛海來泊山下俱坐巖下云巖上俯臨碧海

所謂雙白石在其北有石島如覆舟者在其下白鷗海獺出沒游泳海中漁船懸帆往来向者羣石侍中臺所見六鎮之山不復見矣行五里許有鄭浩然精舍從海崖入松堤〻内有湖水浩然名之曰鑑湖〻水體圓而明麗雖以鑑名之亦可也湖之南崖即浩然之居宅也曰其宅而搆亭俯臨湖水湖水半氷有海鶴千數翔集其中或眠或行或泛或浴或刷羽或相戲其狀似鵝而丹嘴潔白鮮明與雪著比揮之不去大為奇觀浩然曰常時或有一二隻往来而今日之来集殊異乎前日豈非為兄添作湖上勝景耶湖

邊有海棠　堤叢生春夏之交棠花亂發則景致必百倍於今日矣矮松滿堤無大小高低松上望見海色如一幅青帳橫布竟堤海中有孤島奇峭如劒立金剛數峰出於西北者如華峯湖之北岸有野店依於石山之下望之縹緲如畫圖真勝境也又五里許至大康驛高城出站矣銀溪人馬當遞於楸嶺而祥雲之馬不來故銀溪大馬二匹過通川歙谷高城不得遞還不得已杖祥雲驛吏至大康始出馬頗好杖不可不用也八杆城界太守以公兄文狀呈病不出站余題其書目曰都事不過一幕官守令出站未安

朝廷事目內凡大小使命之行勿許迎逢出待云則
朝廷除獘之意至矣守令出站必不啻迎逢之獘雖
無疾病不須出待況此受由調理乎有何生事之可
慮乎前此守令自嘉善以下莫不出待而杆城始爲
呈病豈非挾兩銓之勢乎夕宿列山縣〻東二里許
有大湖諺傳大水包谷舊縣沈在水底天晴波靜則
墻屋依然可見云二十二日壬寅到杆城見郡守金
尚宓祥雲察訪李鎬二十三日癸卯早發向襄陽府
郡南十里許見仙遊潭〻之南邊有山麓半入潭心
上有松林傍多躑躅舊有亭舍而今廢爲墓矣時清

氷滿潭節屬蔵氷郡人男女鑿氷冲〻矣又十餘里過鳴沙行二十里許憇萬景樓即清潤亭也樓近清潤驛故俗稱清潤亭梁上有題詠數板西柱刻蘇齋五言絶句矣軒臨滄海不知其幾千萬里深恨目力之有限也水中亂石錯峙如犬牙白鷗翔集無數魚艇往来不絶矣樓之西有臺突起高可數十仞上有虬松俯瞰海水清可數魚廣湖之南十餘里有永郎湖廣湖即俗號汝隱浦也松林盡處八永郎湖〻邊有奇巖〻邊有高臺登臨湖上清氷極目永郎仙徒遊賞之地也八襄陽界望秘仙臺〻在海水中海悪

不得八臺之西五里許有青草湖形勝不下於永郎
即勝覽所載獲成湖也不知何時改名也大槩海邉
多湖水者白頭山脉南來関東為金剛為雪岳為大
嶺五臺頭陀太白至南海邉而上山極高大故萬壑
之水東流而入海者處〻有之八海之際海濤洶湧
揚沙岸上故百川流下之沙不得入海積而成陸故
水不得達海而潴而為湖雖大雨堤決而旋即沙積
依舊故水常盈溢矣夕抵洛山寺登梨花亭俯臨東
海八賓日寮二十四日甲辰曉頭為賓日出開聰視
之陰雲閉天不得見奇狀此行大不幸也飯後乘藍

輿登義相臺此乃義相法師欲觀觀音真身拜石上
二七日尚未獲覩投身海中處也勝狀大槩與萬景
臺其揆一也臺之北厓有觀音窟時氷凍路滑不得
入即向襄陽府過大浦城十五里入府〻中無勝觀
人家亦不稠密矣見府伯趙公緯漢是夕細雨二十
五日乙巳曉大雪飯後將向江陵府伯來見臨別曰
客中過歲甚爲無聊且洞山縣舍素稱夢魘府妓雖
不美可以辟邪余曰洛山之出待自有古規云不須
辭洞山辟邪不敢承教是日大風亂雪人馬辟易海
浪如山勢若襄陽歇馬于祥雲驛與察訪酌酒禦寒

夕宿洞山縣舍二十六日丙午馳向連谷縣江陵府伯姜晋昌出待于縣舍余即還公狀于府伯仍候問其安未府伯請謁即着冠帶相見仍設酒饌曰金正郎坽吾之切族也頃見來書言都事心事未嘗見已相切矣府伯善飲常用大杯過五六巡後府伯曰情未洽當促膝對酌即起執手而坐以大杯行酒仍戲之曰都事品帶何若是華麗乎余本無品帶借得朴士昱新帶彫色雕角白金帶也對曰未嘗立朝今始從仕且家貧不能備冠帶來時借諸親友故適為華麗耳李庇仁尚謙聞府伯來縣佩酒而來府伯曰府

使與都事皆着冠帶庇仁獨不着當飲罰杯仍曰吾之煎子来此淌酌来所謂煎子可容一升連進二煎子後行巡杯府伯痛飲不亂團欒若知舊矣縣去江陵四十餘里且縣中有厲氣不可留宿即向本府二十七日丁未朝甫謁于集慶殿飯後謁聖于鄉校昏府伯来自連谷二十八日戊申以祖考忌日不出夕李庇仁及開城都事聞叔同年崔賛元金而善来見金君得毅亦来見叅議夢虎之子也庇仁以集慶典祀官来宿連枕本府是夜例為逐鬼故下吏来稟余已許之庇仁不知庇仁飲府伯酒醉卧睡濃夜深後

羣童秉炬擊鼓吹角以枯柴亂打聰户高聲大呼曰魅鬼出周匝客舍兩處庇仁不覺至三次夢寐間忽聞讎聲驚起則火光滿室以爲失火赤身走出時房妓等張燭而坐外房見其赤身而出以爲發狂而走驚惧蒼黄余攬衣而出執庇仁之手曰非失火也乃逐鬼也再三言之而不信良久乃止余笑而譏之庇仁曰吾少時讀書山寺夜半失火幾至不測心氣致傷故見火光則心常驚悸云二十九日己酉晦聞杆城守以刷民未現出尤甚有拿命國法可謂嚴矣是夕府伯出宿西軒爲祭集慶致齋也

乙丑正月初一日庚戌府伯早來進酒仍論易不已
府伯年過七十而好學不倦公務之暇終夜讀易上
下經無不慣誦余語及三十六宮之說府伯曰吾不
知三十六宮願聞其說余陳其大槩府伯戲曰都事
即吾之師也吾欲爲師獻拜盡得其詳午間罷臨衙
中何如余曰敢不承教府伯起入衙內余書三十六
宮之說送呈府伯曰上經十八宮下經十八宮合爲
三十六宮也上經十八宮反易則當爲三十六卦而
上經反易之卦十二如屯反爲蒙之類不易之卦六
乾坤坎离頤大過也所謂反易者水雷屯倒卦則爲

山水蒙他卦放此不易者乾坤坎离頤大過雖倒卦而不得為他卦少此六卦故上經為三十卦矣下經十八宮反易則亦當為三十六卦而下經則反易之卦十六不易之卦二中孚小過也少此二卦故為三十四卦矣大槩上下經三十六宮皆反易則當為七十二卦而不易者八卦故為六十四卦矣午間余八衙内毋虔府伯置其紙於案上方窮究曰吾之前日所讀皆孟浪矣引入衙内曰余喪室久矣率妾而居者半世矣令副室出坐即進酒饌命婢子歌帰去来辭曰吾家業貧寒奴婢不多此乃功臣丘子盈德酒

湯也顧謂其妾曰吾之晝夜所讀徒勞矣今日聞諸
道前矣終日論經史不已白首爲學工夫非尋常底
人也日暮乃罷初二日辛亥府伯以國忌不出初三
日壬子曉與府伯及金叅奉忠憲行望闕禮後府伯
即來見叅奉亦入來府伯曰今日欲見鏡浦云余曰
鏡浦氷合雖非其時都事之更來未可必茲欲往見
府伯曰吾即當陪往而今日乃衙日午後當隨往云
余曰當暫見即還大監何必爲小子勞動乎府伯曰
隨行禮也何出此言耶且府伯當此佳辰陪都事遊
衍幸矣豈可終日獨坐簿書中與吏民相詰耶余飯

後往鏡湖從西邊入鏡浦臺其明麗爽快非侍中三日仙遊永郎之比且諸湖雖美而無亭舍人家或有亭舍而無人居尼時遊覽而已不得淹留止宿清夜玩月此所以不及鏡湖也臺上有閣宏壯可坐百餘人而但爲風雨所傷尾落而衰朽矣浦水東入于海浦口舊有江門橋素稱名橋而成橋之處今爲沙岸故不設橋已久云矣李聞甫來待于臺上良久坐語曰此間有湖海亭亦甚奇勝亭主叅議金也往見可乎與之往亭空門閉而壁間有曹汝益題詩矣聞甫令婢子戴酒兩盡肴一罌徑待于此即命暖酒開榼

飲五六大盞與聞甫向金叅奉草堂將欲循海岸而
行由江門橋舊址邐迤草堂其間十餘里馬前有官
吏来傳令公之言曰吾已来待草堂送雪馬須從湖
中而速臨余坐雪馬聞甫騎松枝置酒壺於兩間令
下人一時急走曳之疾於船而安於馬矣湖中有巖
屹立余與聞甫捨雪馬上坐巖頭酌冷酒數杯後又
馳雪馬入草堂前令公及主人下堂迎入庇仁兄弟
亦来會主人子弟皆在席末矣窓外清氷滿湖而中
間一半則氷不合故海鶴游泳往来於其中矣西望
則雪山叅天北岸則閭閻臨湖家有竹林故判書漁

村沈彦光之家里也判書之孽女吾伯父之副室也伯父家奴僕自鏡浦来者多故余詳聞鏡浦之景致形勝矣今来見之彷彿於前所聞者多矣浦之東沙堤隔海又有孤島綠竹如簀矣草堂在松林之間名雖草堂而其實傑閣想其初先構草堂其後改造而曰其名也春風秋月烟雨氷雪四時之景必無窮也信所謂三公難換者也日將昏黑余先出府伯隨之秉炬乃還草堂之西湖之南岸又有一亭隱映於松竹之間想必奇勝而日暮沈醉過其下而不得入亭主忘其名姓則權也初四日癸丑往賛元家賛元豪

冨几席屏障皆極精好況於酒饌乎醉極將出贄元
鎖門使不得出去設席於庭中移坐勸酒時李聞叔
及金任卿皆會聞叔主人之妾女壻任卿大飲也夜
深開門秉火還府其間十餘里矣初五日甲寅將向
三陟府伯早出設餞府伯情甚款厚每日食時必自
衙中送異饌三四品歷訪金叅議叅議得面腫出坐
外房待之頻厚令其子得毅勸酒彈琴酌數巡而出
往白沙亭李聞甫兄弟佩酒相待矣所謂白沙亭甚
為恠異山上松間細沙鋪地無他草木如水邊波蕩
之沙萬里滄溟連天大嶺皆在眼底矣白沙寒松之

間蒼松林立如麻不見人行者連海邊七八里矣即上寒松亭〻下有石井泉水湧出又有石竈體方如箱穿其底三四穴可通水火勝覽以為四仙所遊之時茶具而今觀其制不知用之〻法也坐亭上與聞甫兄弟飲酒日已下山矣將宿羽溪而道里甚遠聞甫兄弟挽入其家設酒饌甚侈矣初六日乙卯朝聞甫兄弟把酒強勸飯後往許李臺〻在海邊巖上昔許琮李陸俱以使命來遊于此因名為勝狀隨處益奇不可勝述聞甫伯氏佩盡追至煖酒巖上捉生鵝作細膾盡傾一盡而別夕投羽溪縣奴光世持家書

来傳聞志叔〻姪来待于平陵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于今日凡十日皆記在江陵遊覽之事江陵古濫國也漢武時為臨屯新羅敬德王改為溟州高麗太祖又號東原京成宗稱河西府元宗又改慶興府忠烈王改今名本朝曰之江原一道之雄府也地濱東海又多奇勝往〻有神仙遺跡故又號臨瀛蓋擬之蓬瀛耳客舍有臨瀛館揭額八坐東軒瞻望海色如一幅青帳横布崑上矣東城内有蓮塘中有小島〻上有堂〻前種楓樹四五株掩映於屋之簷荷花滿塘之日霜葉擁錦之秋若使觴咏於其間應知清興

自難裁也東軒東北隅有小樓清爽奇絶板上有愚伏題咏府境内池湖亭榭樓臺古跡旬日之間不可遍覽亦不可盡述初七日丙辰朝飲權君德裕酒晝點于平陵志叔果来矣三陟浦僉使李維賢出待金同年景鍵亦来見金兄家在路傍請入設酒饌款接夕入三陟府宿西軒初八日丁巳與府伯相見府伯趙令公濈也府伯請見竹西樓固所願也午後設酌酒酣府伯命歌極歡而罷酒湯中有愛日花者年三十五善歌詞尤善於鹿鳴篇丁監司好善之所教也其爲蠱惑可知矣初九日戊午府伯賁艾於竹西樓

下五十川邊樓邊放鷹目前捉雉黃昏張炬於竹樓燕謹西軒石崖上如列星照耀天半往〻投下深潭如流星亂墜此則叢石鏡湖三日浦諸處所未見之勝賞槩傳來古事也燕謹竹樓西軒皆在客館之西絶壁之上五十川來注其下盤回成潭軒臨潭上可數遊魚樓之東舊有竹林故名之以竹西今不復見竹叢上惟有梧桐古木則栢老榦矣若待春晩江城秋深石崖百花亂叢楓樹照潭之日一泛蘭舟則宿願可賞矣是夜山燒映水斜月滿堂倚軒臨溪興致不凡初十日己未將向蔚珍府伯設素饌酌別是日

乃必亨生母之祥日也日晩發程息馬于交柯驛日暮未及沃原宿龍化驛十一日庚申沫馬于沃原中火于興冨驛夕投于蔚珎是日朝自龍化行到尾峴登召公臺〻上有丈許石碑永樂癸未閔東畿黄翼成喜承　命賑救駐節于茲覘民思功德就所憩之地累石為臺以寓甘棠之思公之四代孫觀察使孟獻立碑於臺上請南袞銘之矣登臺而東望則滄溟極目睿聞于山鬱陵如在眼底而陰雲蔽天不得見仙山而過不勝悵然十二日辛酉謁聖于鄉校〻生田銑尹時衡朱烱張四維等請詩賦題且將宿稾請

考皆善作也十三日壬戌向平海行十里許有萬户營又五里許有聖留窟頒令人作炬待之行到窟下萬户南夢吉隨至秉火入窟中竇口甚挾脫上衣着小帽子繫芒鞋帶膝行而入四五步稍濶行過數步則有斷崖可三丈縣人預爲作梯緣梯而下漸入平地寬廣如傑閣下有泥沙水涸之迹上有鍾乳大小之異以杖叩之則鏗然有徧磬響行十餘步又有一穴最爲狹隘穴底有水褰裳低頭匍匐以入背腹皆盪矣入其内石益奇怪或若幢幡或若浮屠有若佛像者有若高僧箕踞而瞑濃者物狀無窮五色爛爛

皆如金鐵之鎔化自然而鑄成無斷缺偏側不正之迹矣前有停水清徹見低可以揭厲過此則漸為廣豁或有沙川或有石川所見益奇云而時尚寒甚不可脫衣濡足故不得深入而還既出易服盥濯與萬戶酌別到德神驛歇馬行三十里有望洋亭〻在危岩千丈亭前有臺目極萬里日將昏黑秉炬行五十里入平海郡吳察訪景虛亦自榮鄉過寧海而來夜深不即相見十四日癸亥與景虛往月松亭〻郎萬戶營門樓也余友叔姪亦隨之自平陵以南凡遊賞勝地二人未嘗不隨焉郡守載酒饌領紅粧十餘人

登亭令萬户射侯〻設松間白沙鋪地無拳石無雜草落〻蒼松十里叅天沙上只有躑躅滿地長不盈尺若待春風尤見奇絶松下又無落葉盖海風吹常〻流轉不定故草不得生塵不得着而躑躅之出於沙上者如彼其不長凡海邊沙上海棠之絶出地上而開花者皆職此也步出東臺臨海設席雖不高而眼界通豁漁艇飽風来泊臺下且歌且酌日已下山新月出海〻色如銀真關東奇勝境界也諺傳　成宗問八道射臺勝處令畫工作圖以進只得二處而月松其一云其勝狀據此可知浦名本越松而昔有

一萬户報牒中以月易越監司以為不識字而殿最居下萬户非不識字松間月色景致無窮而越字無味故不勝豪興而易之也世雖譏笑而後人曰此以月松名亭揭額惜乎萬户之姓名不傳也十五日甲子曉行望闕禮仍謁聖見景虛於清香亭郡守亦來與景虛別還鳳棲亭午間主倅送酒饌進生鮑麵他邑之所未有也問其造法新採生鮑細切如絲又以柳笥盛水飛綠豆粉投細切鮑絲於其中以手搖笥則豆粉自然塗盡然後烹之故狀如麥麵無刀劒剉切之迹而潔白如氷矣昔有一郡守能知味善造饌

仍成一卷方書教膳夫以飲食造法故平之饌味爲
諸邑最至今方書留在郡中蔚人欲傳其法納質願
見而平人秘不出云饌雖美而俗不美矣是夕月松
萬户申世豪来謁以由狀不来之故留待數日帰思
不自禁也十六日乙丑留鳳棲亭主倅崔輔臣通政
武班也終日坐於門外而不相見者有可避之嫌也
十七日丙寅向寧海寧人出待進茶酒夕入府中府
伯高用厚稱病不出十八日丁卯曉發望觀魚臺而
咫尺不得見抵李宜寧家東方始明門不開矣宜寧
聞即出来待之甚厚酒饌極其豐珍其子二人在側

矣息馬于蒼水院逾鬱峴宿英陽驛十九日戊辰曉行十餘里入真寶縣監亦稱病不見凡使命之行不論他道而兩邑待之如此亦可以觀世變矣與志叔相別志叔向禮安余向花山臨河縣户房進鷄脚酒數杯行十餘里花山人載支供出來矣夕入府：伯上京未還禮安縣監楊時遇以兼任適來金提讀擇之金以道柳汝吉皆來見設酒盤夜深乃罷聞裴益哉來在西軒而禮安即入見故送人相問而已不得相見前十月路上呼新來淺久阻音問豈不鬱陶乎二十日乙巳恐爲酒伴所挽曉起催鞭朝飯于權判

事重常家歇馬于廣興寺夕還于家廿一日庚午留家與鄉友會話孝徵自義山来訪留宿翌日辛未向豊山廿三日壬申金巨源自牛谷別家佩酒来見留宿穩討廿四日癸酉由狀書目始来留三日卽来云是日奠杯于先人墓廿五日甲戌往路左省先祖墓見韓進士兄及進叔夜深還家廿六日乙亥留家廿七日丙子登程八邑中見鄉友於鄉堂八拜主倅夕到豊樂亭郡人来告曰安東府使有拿命故郡守往昌樂云府使李公尚伋也曾聞棄官而歸還到昌樂修正重記時日將昏黑欲留豊邑而急於相見即向

昌樂則安東已踰竹岳裴益戎與察訪方在郡舍須
吏善源率其子及二婢来余曾與善源有船遊歸潭
之約八榮邑聞之則聞已載酒向昌樂矣以安東拿
去之故興盡而還待余於豊郡欲與相別聞吾直向
昌樂冒夜追及不欲失信矣花妓二人為見花倅亦
来留宿是夜與善源益戎及金潛不脫衣冠而坐達
夜飲善源酒或歌或琴東方已明矣察訪不飲酒且
有疾夜深入去平明乃出矣二十八日丁丑醉不進
飯踰竹橋息馬于長水宿彌浦縣二十九日戊寅行
到堤川縣少留暮投神林驛原人出待昏聞妓物故

昨〻已奠云三十日己卯到營下八拜方伯曰受由
三日而留家六日不勝惶恐方伯曰雖過六日何妨
之有語良久辭出方伯曰姑留談話可也仍笑曰都
事之房妓病死云所謂獵山猪而失家猪也又戲曰
無子之妾不必行素明日過　國忌後當煑艾於朴
堤川家堤川即朴公宗賢其父舜元曾爲榮川郡守
夕牧使来見二月初一日庚辰以　國忌不見方伯
初二日辛巳迎赦文初三日壬午朝見方伯李理城
胤男来見無酒琴歌與善源之進食奏樂無異矣初
四日癸未細雨終日留客所初五日甲申方伯以煑

艾為辭往堤川家都事陪行牧使亦往妓生十六人隨之方伯曰妓生輩堂小而無坐處當坐溪邊白沙去堂前數十步一行列坐紅碧衣裳相間照耀此亦奇觀也夕韓翰林興一亦來招妓生坐於堂上堂下迭奏琴歌日暮方伯先出牧使隨之余與翰林登主人東臺主人之酒已盡命官酒酌數巡而出初六日乙酉病醒晚起聞李茂伯蒡昨已來到即邀相見午間黃尼山及保安察訪來見夕韓翰林見訪初七日丙戌早朝往謝翰林原牧亦來矣與翰林拜別訪營下方伯送語曰余即往見翰林都事先往待之方伯

即至翰林舍次都事與牧使皆在外次即招入坐元
叅奉振溟翰林之從弟也亦招入來方伯令下人取
營釀倭柑子煎藥牛脯等分三兼設令勿入官酒官
肴曰原酒不好牧使須作衙釀前在堤川家方伯謂
牧使曰牧使讀古書將以有用可以經綸國家乎牧
使不知其語意微哂不答堤川笑曰朝廷不許經綸
之任如或注倚則何難之有方伯笑曰經綸尚且不
難則況於釀酒乎願與牧使共作佳釀牧使出來則
當令裨將監造之裨將善釀酒者也牧使笑而無辭
今又以衙釀伸說之未知牧使之能施否也方伯酌

三四巡與翰林別余亦隨方伯出牧使来見舍所午
間元叅奉亦来見再明上京云夕朴堤川来見余欲
明〻往見金校理世濂堤川曰還路歷訪則作艾湯
以待之初八日丁亥鷄鳴後大雨朝天動夕元著作
振河清之元叅奉振溟雲舉雨中来訪雲舉叅奉之
舊字也今字犯吾先祖掌令公之諱字不敢呼故言
其舊字朝鄉校送酒盡猪頭釋奠膰肉也已令喪夫
烹飪即與清之雲舉及李茂伯共破令又黃昏唱歌
歡若舊交夜深乃帰又黃昏府妓名清之〻愛物也
初九日戊子早入歇廳方伯送人曰氣不平不著冠

帯日晩當相見即退舍所午後再入良久接話方伯曰聞都事昨昏與元著作兄弟飲酒極歡云然乎余若知之則亦當往叅而年少之友皆棄老友而不言可憾對曰嚴不敢告方伯曰吾何嚴吾能食人乎終日寥〻閒坐豈不欲共話乎少頃為謝著作請退方伯曰都事今日亦將醉矣病夫恨不得相隨也即退往見清之果設酒談話日暮乃還約以溪邊賞艾昏聞宣傳官持標信下来以其太監二負出来故督捧三結収布也初十日己丑曉李茂伯將啓行到門外喚起甘夢倒衣開門燈下封書寄送入拜方伯方伯

飲之以酒令房妓二人行酒曰此乃牧使所送衙釀也仍謂房妓曰汝未嗜酒常〻盜飲今日以杯量出而煖来余病不能飲汝等各執以進剥黄柑作肴酌訖手撫所坐豹皮新褥曰此物何如曰甚美曰都事處當給一豹皮作褥何如又曰紙地筆墨亦當優給而列邑所納未盡捧畢捧後當給又曰聞都事家貧云當給綿一同用作衣裳則室内豈不大喜乎余稱謝曰感不可量然而方伯有印刓不與之病寧保其終能快施耶午後吊金校理還路拜朴堤川堤川有酒日暮乃還十一日庚寅朝金君宗沇来訪金狼川

敬直之子也飯後清之雲峯來訪蛩狼川敬直之子也飯後清之雲峯來訪横城倅送肯酒兩盡雄雉二首與清之雲峯燈下酌盡繼以官酒鷄鳴〻矣十二日辛卯與清之雲峯設奠艾會於前溪汝石之上朴堤川李保安亦會牧使已許出來後入見方伯〻〻聞之曰渠輩不告老夫吾等亦當醉話既醉牧使辭出將赴會所方伯方坐肩輿持節出來高聲詰之曰君輩何不邀我而為此好事乎對曰非徒嚴不敢達昨者聞有不安候且日氣猶寒故不敢告俟罪〻〻牧使亦大醉曰妓生何不盡來乎招禮房曰先到者

置簿不来者挺致有玉只勝春成春者名妓也皆稱疾送人挺来玉只成春以褻服蓬頭扶曳入現牧使命作新鬟改著鮮衣即令起舞跛躄不成舞矣朝余已題名招妓十餘人他妓皆不知方伯牧使不意出来故多有不来者方伯曰不叅之妓牧使明當施罰夜深乃罷列炬而還可謂客中勝事也雲峯明曉上京即夜更来舍所夜深劇談而别十三日壬辰訪金丹陽命龍丹陽金政承應南之子韓山李氏之外孫也移時談及南中之事曰家君共鶴峰相切故吾亦與其子彛巨源相厚云還于舍所聞雲峯更来不相

見而去不勝悵歎矣少頃清之來見李理山亦來清之曰此時得美酒數盡則可與相破理山曰吾爲都事釀酒已熟而未及取清奈何余曰白酒甚好何必待清即送人醵酒而來味甚香烈終日飲仍與清之見牧使於衙軒張樂痛飲而出清之亦來舍所約以望日尋院夜深乃歸十四日癸巳朝李進士稹來訪韓山李氏也飯後八拜方伯奉話半日歸館午睡昏金良胤佩酒帶妓來妓即琴春也以歌鳴令奏滕王閣序甚爲寥亮是夜月色如晝群動皆息朗然不知身在城市中矣十五日甲午尋耘谷書院廟享元先

生諱天錫高麗末與圃隱相善清之其後裔也祇謁
祠宇後與清之及吳進士迓吉李惟清李惟源飲院
酒與清之并書而還院前有石壁刻立千仞溪流清
澈注其下於此可以想像先生之氣像心迹矣十六
日乙未八拜方伯夕横城洪川兩倅來見十七日丙
申洪川以毛將農牛差使負兩中辭歸午後横城亦
冒雨攀別十八日丁酉朝丹鵲自鳳山來鳴十九日
戊戌方伯向酒泉牧使八見舍所曰午間當奉話而
舍所狹隘請臨衙軒盖原城自經倭變之後客舍燒
盡無餘厥後搆新月軒於銀杏樹西監司恒留焉搆

別館於其東百餘步無他公館都事當入於此而房舍八風寒不可留故例入村家此舍所之所以挾隘也時元清之崔上舍基鏞適來牧使留之設酒樂令妓起舞終日極懽爲都事明向北閔而設餞也府伯頂玉人也姓閔名機年五十八溫雅端重不喜言笑清如氷玉秋毫無犯爲政自然無矯餙釣名之事民皆畏而愛之士多敬重之性不嗜酒而能飲故雖滿酌而來必盡飲而不出殘杯行到客亦不致察其卒飲與否故常先醉〻必極其談笑以扇考槃曰吾不知樂譜音律必以高聲齊奏爲善令妓生作隊起舞

一時高聲合曲衆手爭拍大作懽聲雖似昏醉而須
臾復醒矣二十日己亥將向横城飲理城酒乗醉歷
訪清之與清之半日醉話夕抵横城沈君之漢亦来
相　横倅設遮夜深穩話二十一日庚子歷拜鄭司
諫基廣秣馬于蒼峯行五十里投宿洪川洪倅以差
使負已出南宮舍人檄送人相問名同桂籍故也昏
鄭司諫送人致謝矣二十二日辛丑中火于原昌夕
到鳳山與府伯相見二十三日壬寅留春川午與閔
睦二君相見崔士精三兄弟及崔君誠元金君宗泌
来見二十四日癸卯留府伯設酒穩話二十五日甲

辰渡昭陽訪崔正郎貞元又見金狼川敬直歇馬仁
嵐夕宿狼川二十六日乙巳將向金化褥食未畢雨
下縣監出見請留二十七日丙午憩山陽縣夕投金
化與縣監及銀溪察訪醉話二十八日丁未息馬于
通化院夕到東州與府伯相見府伯之聘外孫朴長
遠即來寒暄二十九日戊申晦留鐵原三月初一日
己酉清明將向平康府伯送朴秀才曰日已晩矣且
有公事請留今日不得已留宿初二日庚戌向平康
過叅封舊墟城池彷彿有遺迹古井荒廢傍石等堦
塲僕夫爭飲曰此乃國王所飲之井也暮投平康縣

見縣監趙涑燈下見朝報中有傳旨令本道都事陪行仁城日期已迫即昏出路文向洪川之路初三日辛亥曉發過金化夕投狼川行一百五十里矣終夜委席頹然如不復運身矣初四日壬子早發向春川之路行二十里聞仁城之行昨已過洪川知其不及還入狼縣秣馬于江頭村舍徑向獜蹄之路沿江百餘里入楊口縣楊縣客館久廢不可留宿移寓閭閻間初五日癸丑將欲早發而持冠帶者已向春川送人追之而時未還來且私騎雖空行而老脚疾馳二百七十餘里烏得不病卧而不起以故少留日出乃

行踰峻嶺二峴蜀道之難安能過此行五十里到馬
奴驛江邊江則昭陽上流源廣流急不能騎馬而渡
招致藍輿乃渡入驛岾楊口獜蹄兩倅在驛支供聞
仁城之行到境上疾馳往迎陪入驛舍留宿初六日
甲寅朝問其安未荅曰如我罪網中人致勞都事且
承垂問不勝感激吾欲先謝而以罪人之故不敢發
飯後發程緣危棧行十里許到津頭駐輿移時待廚
傳男女盡到後乃渡又駐越邊待中使以下衆官皆
渡乃發行五里許入縣舍留宿縣甚殘敝支供不豐
而饌饍頗精潔以故獲免譴責縣監之幹能也縣監

尹佶之子衡覺也雖謂之騂角可也初七日乙卯留
初八日丙辰發行縣東五里許江水深可及腋衆官
皆以藍輿渡江到路中少進米飲踰三大嶺抵嵐橋
驛嵐橋獜境也獜縣力殲不敢當嶺西春川狼川等
官當并力而監司時在嶺東未及分付而襄陽出待
嶺底元巖驛以次移站似便故都事不待監司之令
移閑襄陽來供于嵐橋一邉牒報方伯故府伯不得
已冒雨踰嶺來待于此是夜大雨初九日丁巳仍雨
不止不得登程支待之事極可慮也終日雨下山水
大漲而襄供僅支朝夕方伯訃無所出馳閑都事曰

都事不待監司之令任意善處云都事亦末如之何也須史襄人負戴米餼而至故一行百餘人獲免陳蔡之歎初十日戊午踰彌時陂行者上必戴足跟下必踏頂後騎者伏馬鬣而登枕馬尾而降山石之犖角及有甚於楸池嶺矣祥雲察訪領人馬待于嶺上銀溪保安馬卒十餘日遞歸登嶺上俯臨東海青草永郎等湖如開粧鏡矣下至洞口洞壑奇勝泉流石上急而為瀑緩而成潭又於洞之南邊山上有石壁千仞列立如屏奇峭抻天僕夫曰巖下有窟風雨不入不設墻屋而高僧常住其下云意以為雖金剛之

佛頂天台之赤城何以加此停驂登覽則可以較他日金剛而承　命奔馳不可少留後此若得間行臨溪濯纓倚巖長嘯則足以暢今日酷愛之情矣行到元巖方伯来迎驛舍即還清澗殘鄙不能支故也十一日己未中火于清澗仁城八萬景樓中使及高城杆城金吾即宋熙祚邀我登臺酌酒令漁人沒入海底摘取生鰒海參刺文魚盤進于臺上蜿蜒有生氣矣夕到杆城仁城八客舍方伯八衙軒中使八西軒經歷八即廳都事八西門外鄉序堂十二日庚申方伯享中使及經歷江陵設辦襄妓五六人奏曲酒酣

中使招妓生饋酒饌曰饋之〻事吾輩亦餉之云方伯即送一妓于西軒妓有厭色十三日辛酉兩方伯令都事監捧進上藥材夕畢捧十四日壬戌將向襄陽辭方伯冒兩登程郡南二十里烽燧山下有鳴沙數百步大槩日曝則善鳴兩湿則不善鳴人馬不踏處則善鳴是日兩下故雖有聲而與凡沙等余往來海邊非一故已試之矣息馬于清澗本郡當出站而本郡獨當仁城支供故監司令通川出待清澗爲中使經歷回路也黃昏抵洛迦山寺〻僧十餘人秉炬出迎歷路見杏花衰而桃李方盛杜鵑半落而躑躅

爛漫松下有沙〻上有花路傍左右山原遠近皆是紅錦遠望則海色接天微風乍動香臭擁鼻此行頓不覺行路驅馳之苦矣十五日癸亥早起見日出而淡雲連海日色不分明是可恨也寺門外梨花方發新雨初晴景致不凡坐藍輿上義相臺令漁人采生鮑作膾命酌官酒令避風兒唱歌又奏流民歎聲甚寥亮悽惋流民嘆府伯之所作也府伯教府妓常令習歌或有遺忘者則杖之故歌妓各自傳書日夜習之避風兒其一也漁艇汎〻往来不絶漕船舉帆飽風如飛目極萬里海天一色客中清興口難容說又

乘藍輿披竹緣崖入觀音窟架屋絶壑之上掛佛像于北壁東西有小窓俯視巖穴間十餘丈海色眷撞澎湃令人驚怖矣勝覽云我　翼祖禱祠于觀音生度祖黄昏坐賓日寮窓外攔干月色如畫梨花成雪且歌且酌話到三更十六日甲子將向江陵行到府内連倉驛府伯欲見金剛已請方伯故方伯至高城托以公事招之府伯早裝欲見我於洛山仍向杆城而余亦早動相值於驛前府伯小避相見非便故送人致語而過去渡南大川秣馬于祥雲洞山夕宿連谷縣十七日乙丑朝同年崔慶榮善膺佩酒來見午

前入江陵督運御使宿鏡浦草堂將向襄陽府伯送于湖上夕乃還余本欲見御使而恐或相遇於路中則勢似非便故棄周行而由小路徑趍本府則聞已自鏡浦遵大路而去矣是夕金叅奉忠慤來見十八日丙寅留府〻伯設酒十九日丁卯船遊鏡湖平陵察訪辛喜葉集慶叅奉崔光泂前金吾郎金會宗同年崔慶榮金聲遠李尚馝皆來會李尚馥亦佩酒來尚馝之兄也二十日戊辰府伯又設酒樂與平陵極懽二十一日己巳府伯又設酒平陵亦叅二十二日庚午病醒二十三日辛未向三陟據方伯之關督沿

史雜物也秣馬于安仁驛李君尚馥亦佩酒来待夕
宿羽溪縣是日朝落馬于江陵城外堤上初不知傷
處昏始覺腰脊臀骨甚為酸痛二十四日壬申權君
德裕邀致設酒權也曰事偕行午後史憇于平陵夕
到真珠趙府伯已為權御使弾罷羽溪陷之非其罪
也三陟浦僉使為兼官平海郡守以雜物差使負亦
来會二十五日癸酉與平海及僉使泛舟竹西樓下
權君德裕金同年景鍵叅別座尚義亦叅載歌者十
餘人又令三十人登西樓擊鼓唱歌紅裳綠衣相間
列立且歌且舞使不得坐影落潭心上下凌亂優給

酒盡使之飲之無一人不能飲者或揚觶起舞或拍手頓足聲振半空各盡懽心望之若羣仙飛下矣黃昏自北厓至燕謹設炬無數或立欄干或立石角或舉火亂揮或投火潭心如流星亂落自天而下閔東勝狀此其尤也前此趙使君雖已鋪張而寒不泛舟坐於川邊頓不如此日之盛舉矣然而初見之人大為奇觀今來春暮僉使主張僉使武人也極力生色遠引海船中夜上灘結船張幕盛備酒饌巖花江樹百物呈態前日之遊觀兒戲耳夜深下陸左右設炬令酒湯分行歌舞鼓角相雜即使令之過作竹西樓

前船遊則例設此規故〻待黃昏列炬而羅想太平之世好事太守創為奇觀而至今仍之矣二十六日甲戌將向蔚琇而平海有揆督之事而平海親到磨勘不可為蔚琇一縣而往且八山節候已晚故移文蔚琇使呈公事於所在處還向江陵二十七日乙亥觀凌波臺登臺而東望則有大島微見於天末者非于山則鬱陵也山形北面高而南邊低三峰嶙峋如卧牛向北之狀前在召公臺雲暗不得見者登此臺而見之亦幸矣臺前有高石四五丈屹立海中如人拱手正立可敬可愛而不可狎近矣然上重而下細

其勢似不久矣臺下咫尺之地俯見長鯨露背自南向北而去狀如魚而色則黃黑凡觀海者遙望海中之噴水如霧以爲鯨戲而未有如此之昭然近見者矣臺本海中孤島而沙積連陸可通人行臺邊沙石上有人居五六家矣與僉使別夕宿羽溪二十八日丙子到安仁驛府吏馬上呈狀曰府伯移站于楓湖出待云馳向楓湖府伯與李恭安鰲及金崔兩參奉李尚毗暨士友會于湖邊松下楓湖亦勝地也在府東十五里許寒松之南李君尚馥所居之洞也府伯舉網得魚或炙或膾把酒極懽日暮過寒松漱恭泉

登白沙訪古寺夜深入府二十九日丁丑晦以　國
忌府伯不出金叅奉来見四月初一日戊寅府伯邀
致水閣〻在衙軒門外蓮塘上故謂之水閣昨日乃
金叅奉初度也以　國忌不得請府伯叅奉府伯之
姪女婿也盛備酒饌膾鏡浦之鰤炙東海之鰲率其
子婿四人而来終日盡懽初二日己卯府伯設白日
場請留都事故又留三日躑躅已落而海棠方發金
剛之花必不及見矣初三日庚辰將向襄陽陪府伯
往鏡湖草堂主人忌邀故也叅安父子及崔叅奉皆
會設遙張樂日暮乘舟向連谷府伯曰歡意欲同舟

追送于海堧而主人設酌勢難捨去然當遠于將之步出湖邉立見乘舟令載酒餼命妓三人乘舟唱歌府伯還八草堂佇立目送揮扇揮之者再三示其不忘之意余亦以扇應之舟中草堂之妓以歌互荅依依然悵〻然無異千萬里遠別者矣海風東來湖水增波緩〻行舟下陸騎馬回首草堂烟樹微茫矣落日揮鞭沿海而行路無行人野無居民蕭然如入神仙境界矣行三十里投宿連谷縣初四日辛巳歷訪崔同年善膺崔兄搆草堂於巖上堂臨小湖甚爲奇絶投網得魚盛設杯盤李庇仁亦佩酒而來主人手

彎嵇琴令鏡浦仙唱離家居人行子不勝悵黯庇仁
結兩帶而飲余以刀剖帶而去夕宿洞山縣初五日
壬午登河趙臺〻高千仞俯臨滄海蓋河趙二姓同
遊臺上以此得名如許李臺也勝狀百倍於許李而
名不載勝覽豈非河趙二人出於勝覽既成之後耶
然河趙之前未聞有四仙來遊臺上豈鬼神慳秘於
四仙哉想必記之者遺忘也四仙之後豈無尋奇探
勝之人而至於河趙而得名是亦數也登臺而西望
則蒼松挾路十里逶迤沿海松林處〻有之而未有
如此之盛者也前在江陵聞諸金叅奉祥雲松林路

中有一石重可力士扛之若或移置他處則祥雲里婦秘處必一時腫痛故驛人每〻着望守之雖　事者投水埋土必勤覔窮探還置故處然後腫患乃息江陵有一曹姓少年過松林令其奴密置遠處而不久還于故地云余過松林馬上昏睡間忽念其語路中果有移置石矣雖涉語怪可以禦眠秣馬于祥雲見察訪夕入襄陽府初六日癸未大雨如注終夜不止初七日甲申明旦晴登東臺大樹下臺在客館之東望見南大川二水大漲曠野如海此亦勝觀府伯聞吾將啓程設酒相見命歌妓奏流民嘆余謂府伯

曰此申〻盡廢朝時嚴政譏刺權奸何以得免中傷之患乎府伯曰吾在湖南無聊作此歌羣謗蜂起將有不測之禍故余不得已而見爾瞻自解云府伯多有豪氣語必驚坐不厭花柳而視酒爲何物杯用麻子皮飲不浹唇又不知勸客暫辭即轍故余故不辭任其行酒十餘巡不滿一爵不知有何興味而令妓奏歌乎府伯曰前逢溪水皆漲且無橋梁留洛山觀燈待水落蔑程大善云余即向五峯寺梨花亭畔綠樹濃陰義相基前白浪如山洛山勝景霽後尤奇初八日乙酉曉望見日出纖雲連海〻色微茫但見紅

玉盤隱映於雲間矣洛迦奇觀日出爲上而三到東臺一未獲見爲此行一大欠也僧言春夏之間海常多雲氣故得見日出之時甚稀八九月則風高雲消海天清明可以頻〻見之云而嶺海萍蹤本無定處高秋更來又未可必令人悵然黃昏不禁寺僧作佛事鳴金撞鼓誦經周匝列燈簷角可謂奇觀矣初九日丙戌朝向杆城登青草亭少留湖水堤決深不可渡沿湖上邊而行五里許登秘仙臺〻在海中從淺灣而入倚虬松而坐盃着東海俯臨盤石可坐數百人過永郎湖憩清澗亭夕投杆城見郡守於衙軒初

十日丁亥將向高城見任輔德性之於西門外配所
晝點于烈山息馬于明波大康過鑑湖〻外沙堤海
棠花盛路出掛鍾丹穴巖下抵南川〻〻大江也出
自金剛得兩方漲郡人裝船以待擊楫泝流五里許
下陸八客館疲卧不得見郡守十一日戊子朝郡守
出接飯後往三日浦主倅與梁別座應澄先往待之
別座郡守之切族也朝郡守与梁請同遊三日金剛
已許之矣余後至泊舟丹書巖下巖之北面丹書六
字曰永郎徒南石行諺傳好事者深斲字畫而丹不
滅云丹書之傍有龕横莊青石碑必記四仙古事而

巖甚傾危童稚不知命者僅能攀緣如我老脚不得登覽矣巖上有埋香碑元至大二年江陵道存撫使金天皓與山僧志如埋香木于沿海各官誌其地與條數竪於丹書之上聞倭賊擊破云而餘存字畫分明可考矣行舟沿北崖見獅子巖回泊孤島下登四仙亭終日醉話聘目湖山之間飄然若羽化而登仙矣十二日己丑將入金剛登覽海山亭與梁澄之并轡秣馬于京庫〻〻即金剛山僧儲粮處也謂憩房也平時則恒留數千石而今則只留數百石山僧來守卷米輸去而高城郡窘乏則常〻貸用云矣行十

餘里到百泉橋棄馬上橋〻以板子新造如樓兩邊
作闌干俯臨泉流三四丈此爲初頭芽一勝觀也榆
岾僧十餘人持藍輿來待于橋頭坐輿登山高若升
天然嶺上有井所謂盧倉井也俯臨東海及高城郡
界三日浦見於山間者如破鏡焉嶺即狗嶺也躑躅
滿山綠陰挾路遊山正得其時矣行十餘里有一小
峴曰獐項沿溪五里許到榆岾寺松檜海松相間林
立寺前有山映樓五架水過樓下甚爲清爽磁石多
産于此成化丙戌　光廟行此寺命僧改營遂爲巨
剎仍起此樓云與澄之坐倚西檻俯臨清溪始覺身

在仙區與塵寰隔絶矣自山映樓升階八解脫迴轉二門〻内左右有四天王土像極其奇怪由泛鍾閣下入能仁寶殿金字揭額殿中作木假山安五十三佛於山之隙皆金像殿中丹雘金碧照耀上下皆極精巧雖平時之奉恩奉宣之盛麗遠不及此寺中諸堂屋皆然殿前有青石新造塔十三層高可三四丈上有金表隨層四角皆懸風鐘風來則有聲僧言此寺於甲寅年失火燒盡慶朝時自宮内造成故極其奢侈云嗚呼失火不數年百餘間渠〻樓殿其爲壯麗宏侈百倍於前日觀其捨施之盛福不可勝感而

五十三佛安享傾國之供恝視敗亡之禍佛若有靈於心安乎泛鍾樓東有大觀殿安〻昌縣宰盧倩木像蓋聞揄岾佛自西域月氏國泛海而来泊掛鍾巖下倩率官吏追及京庫有佛憩息之處故名憩房登山時有白狗前導故名狗嶺渴求飲時有泉湧出故名盧倩井行十餘里不見白狗有獐出現故名曰獐項八山中聞鍾聲来見則懸鍾揄樹上五十三佛列坐池邊故倩奏于羅王〻駕行創是寺曰揄樹以名此寺事在輿地勝覽閔漬所記閔漬何如人也何所聞見而倡成理外之說以惑世誣民為萬古之嗚矢耶

十三日庚寅將登萬景臺出寺門西壁上有庵曰明寂北行二里許山麓有一庵曰漕溪庵之西北有石泉〻有舟潭〻形如舟故得名漕溪僧斲木引水自舟潭横繞山腰注于寺門外矣洞口左右皆是石壁川流石上步〻奇絶躑躅滿山照耀一洞藍輿上可以手折花枝洞裏只有擔栢不見松樹矣路甚險阻捨輿步行數里許抵一庵曰雲水甚爲閑豁可以少憩藍輿觸石折足留庵改造後向萬景臺自雲水庵東北坐輿直上前引後推寸〻以進至下靈臺飲水一盃有一老衲年八十過中靈臺憩靈隱庵板上有

鄭翰林祕三昆季仰書姓名矣登萬景臺杜鵑花方
發躑躅纔結未開矣南望諸山隱見於雲間僧言太
白小白五臺雉岳雪岳皆在眼底云矣東臨滄海杳
茫無涯高城南江如布練帛海中雙白石昭然如對
恠石北望毗盧比諸峰最爲高大東北衆峰白如雪
山西望一高峰連於萬景者曰彌勒巖窟奇峭巖下
有窟曰養真窟中有一絶穀僧云西南俯臨一庵名
曰香爐庵東臨二庵在此者曰栗庵在南者曰隱身
庵大槩登臺而四望則自震方歷巽离至坤方皆是
土山自兌過乾坎至艮皆是石山色白如銀眼底萬

狀不可盡述萬景臺者非勝覽所載萬景峰也楊公士彥始登此臺而名之云還靈隱庵晝點後向佛頂巖步至等修庵少憩又步行踰一峴如自天懸下至等修窟有僧暫踞簷下步涉石川坐輿東此踰一大嶺遶行山腰至佛頂巖登臺之處巖石不相連下臨無地作棧道通巖上歲久木朽心骨酸寒余不欲登臺而自念到此臺邊咫尺不得登覽則盡棄前功矣手足并行得達巖上俯臨不知其幾丈北望之山皆是石崖叅天崖上有二小庵西曰寂滅東曰栢田西北間有白石列峰二十五皆玉筍森立矣寂滅之南

有十二瀑布謂瀑流十二層也今日所見則只有七層其餘必隱於草樹間矣臺上有穴可容人身其深無底勝覽所謂佛頂和尚巖上說經龍女湧出巖隙而聽法處也東望日本境界不分明者非有所蔽目力有窮也南江之汝水相暎海門之砥柱玉立其為明麗奇絶殊勝萬景臺之所見矣俯見圓通庵松林窟南望則雪岳接天樹木葱鬱矣還向榆帖過成佛庵古址庵臨東海可望日出處故為外山之名寺而往来佛頂者為見日出常〻留宿山僧厭其煩擾不肯来住故庵毁而餘古址云矣南踰一嶺入上雲庵

亦荒蔑無僧矣還入榆岾諸髡致賀曰凡遊山者或遇雲暗或值風雨非徒不得遠望中途而還者比〻有之今都事之來日吉辰良萬里無雲躑躅亂發得其時哉得其時哉躑躅有三種有深紅者有淡紅者有白色者相間爛漫如束如積遠近迷眼僧言從前躑躅之盛未有如今年之滿發云九淵洞水與外水岾洞水合流于漕溪庵前過榆岾山映樓下南流過楊口縣界東北流與百川橋水合于京庫之東流至高城縣西五里許分爲兩川一爲高城南江一爲北川過三日浦口入于海百川橋水即佛頂臺前水十

二瀑下流也毗盧峰爲金剛之夢一高峰一枝東南
来者爲萬景臺矣十四日辛卯自揄岾八外水岾洞
洞竪奇絶或步泉石或輿線路左右石峰竦峭森列
東西顧眄眼力無暇恨不得抻羽翰而飛騰也行十
餘里登一嶺即外水岾也東北望洞口石峰森列劒
立殊爲可觀而樹木掩映不得洞見盖佛頂庵二十
五峰而山之形容面〻不同殊勝佛頂所見而路絶
難尋如别佳人又踰一嶺而一嶺前横即内水岾也
淮陽迎逢吹手来待嶺上矣酌秋露炙餘項魚坐輿
下令吹手引路有山中興味前此淮陽前府使托稱

事目不出逢迎故先文季後已除吹手而令府使送
来故山路寥寂中不敢力止然水石之間無十步線
路或登或降或涉或跳吾之足甚勞而僧之肩多閑
矣行五里許有泉自北而来即毗盧峰之下流也泉
之西邊有小蹊僧言此乃入毗盧之路也樹木櫛比
步輿難通盖自兩圓寂廢棄之後凡遊山者無可住
宿處朝發摩訶衍夕宿摩訶衍道里甚遠故鮮入此
路云然而僧徒厭擔籃輿凡草樹之葱鬱或為風雨
所偃卧塞路者故不剪除遇輒停輿使之步行甚可
憎也恨不預令僧徒持斧鐮前行遇必芟伐也秋間

若見毗盧九龍潭則當用此許矣川之南邊仰見衆峰奇秀列峙最西者即宄網峰也峰頭有宄洞見青天如網之有目故得名云行里許有妙吉祥庵荒草滿庭無僧久矣庵前石壁千仞峰巒奇絶下有清泉流注盤石上無一掬泥沙行百餘步路北石崖有彌勒刻佛大可四五丈前有熟石香臺置香案其上佛前等壇高可丈許廣可三十餘步鋪以薄石與澄之良久坐語日已未時矣行數里到磨訶衍門前松桂林立所謂桂者檜身松味葉則霜落春生非真桂也山僧名之曰桂非徒不知真桂蓋尊仙山而貴其草

木之名也峰之在洞口者曰香爐當東南而最高者曰穴網庵之南簷角十步內有小臺曰七寶登臺而北望則羣峰競秀玉立如削即衆香峰也中火後向表訓過獅子庵臨火龍黑龍凝碧芝霞等潭僧言此洞有真珠潭勝覽有珠淵蓋皆指碧霞潭而異其名也潭邊巖石連于左右上下蓋一石而成一洞也高必爲瀑深必成潭水磨萬刼石無稜角潔白如玉平滑如砥足難定立杖不堅柱火蹉跌則必墮龍淵矣渙溪而南攀緣石磴磨頂而上不敢顧視磴盡北厓上有庵數間庵之西立銅柱於絶壁之中高可百尺

搆危樓於銅柱之上以鐵索横帶樓楣釘于巖頭諺
傳麗僧普德所創也山僧去樓中一板請俯臨樓下
悚恍不能見矣樓中安砌佛設香卓左右楣間窓壁
列書遊人姓名搢紳居半焉樓之北有普德臺與香
爐峰對峙臺高於樓故登樓者必自臺上緣磴攀鐵
鎖而下倚磴俯視則不知其幾丈心魂眩轉若墜矣
庵空久矣有一客僧来住不一月云降自普德涉川
而西沿崖艱步下至萬瀑洞水呫毗盧之水與圓通
之水合流于此盖萬壑之水所會故謂之萬瀑洞西
水之間石崖天齊即香爐峰之南枝崖有金千鎰題

名刻字崖下潭邊有盤石可坐數百人刻楊士彥草書蓬萊楓岳元化洞天八大字坐盤石飲秋露數盃臨流盥濯爽若物外人矣西有金剛臺壁立千仞僧言巖間有青鶴巢年〻養雛今不来者五六年云萬瀑之水南流表訓寺下爲鳴潭過長安寺前云坐輿入表訓寺日已曛矣宮僕報炊淮陽供也自外山榆岾至内山表訓路不甚遠而尋奇探勝或坐或步自然不覺日暮矣十五日壬辰將向正陽寺微雨不得發與澄之終日做話淮人進餘項魚數尾生氣猶在蓋長安寺前所得也作膾甚爲山中異味夕乍晴磨

訶衍金剛之名寺也毗盧水岾兩水合流而過其前下爲萬瀑衆香城羣峰森立于庵北爲庵之主山穴網六七峰羅列于東南洞口有香爐潤筆獅子等峰庵之南有獅子妙峰二庵獅子廢而無僧妙峰唯有舊址矣昨日遊覽未遑詳記所歷林宮山水之勝閑雨靜坐念之不忘不覺重記而疊錄矣表訓爲寺山勢甚邃而堂宇敞豁羅僧表訓所創也古碑有元皇帝與太皇太后施錢帛之文門右又有刻石元朝人梁載所撰分粮記高麗侍中權漢功所書也今皆斷缺卧置蒼苔矣西有天日臺北有金剛臺東北有五

賢峰最爲奇秀寺門之東十餘步即萬瀑下流也南山底而横卧擁圍不見水帰處松檜林立於洞口矣正陽寺在其西此長安寺在其南皆去此未十里云十六日癸巳天晴日出路不泥濘山多氣像遊觀殊勝未兩之前促飯向正陽寺行里許有歆〻庵其上有修善庵古址又其上有三藏庵〻皆幽静而無一髡住矣至正陽寺前先登天日臺〻即淮陽府使楊士彦之所等也臺上有松檜各一株俯臨表訓矣東北之最高者即毗盧峰毗盧之西有衆香城森如列劒即摩訶衍之北望者也衆香之北有永郎岾永郎

之西有水精峰水精之西有七大峰即船庵伽葉圓
通獅子白雲萬灰圓寂等峰也在摩訶之西南而最
高者即香爐峰其北之低小者曰潤筆峰臺前最近
者即金剛臺摩訶之前石壁屏回者即曇無竭峰其
西南之踴躍而來臨表訓者即五賢峰五賢之東最
高大者爲穴網峰穴網之南有望高峰望高之南有
天騰十王使者諸峰競秀奇絶森列於東南不可殫
記臺之西南則諸山嶙峋草木葱鬱有土山而無石
峰矣正陽之西有放光巖開心峰普賢帖屏回於寺
之東此邐迤連於金剛臺矣降自天逸由真歇臺入

寺門所謂真歇者荒廢不可少留門內有藥師殿六面構閣諺傳華人所建也八法堂聞有舍利欲見其誑俗惑衆之為何物呼老衲出之所謂舍利大如米粒而青色感以玩璃筒錦囊十襲納于金銀罌刻云頞翁和尚所出僧之事詭妄可笑寺中所見諸山與天日臺無異而日出月出二峰出於曇無竭峰之外此則天日臺之所未見也蓋寺在山之正脉故名正陽地位高爽山之內外諸峰一一盡呈奇狀凡觀金剛者登此寺足矣諸寺多在幽僻之地巖窟雖皆奇秀而屏回擁蔽不得通望衆峰矣勝覽云高麗太祖

登此山曇無竭出現放光石上太祖率臣僚禮佛仍
創此寺故寺後巖曰放光臺前巖曰拜帖噫曇無竭
放光之說勝覽何所據而記此乎不亦誕妄乎與月
氏佛迹海之說必出於一人之鼓舌也然而自癸亥
以後佛法不行盡出僧徒修等城郭故雖巨刹僅有
老殘數人正陽名寺屋宇頹廢不可留宿若待數年
之後則內外山一百八寺盡爲荒墟而人跡不得通
矣可見　聖代闢佛之廓如也自正陽田東復路過
表訓涉前川穿松檜間東入小洞乍肩乍足七八里
許有石城兩重人言長楊守避亂入此云城盡處見

有二小庵即大小松蘿也庵皆閒靜開豁有佛而無僧矣登小松蘿之北臺〻之東北有石崖石峰皆甚奇絶上有烟臺想必守城時所等也西臨正陽神琳青蓮等庵西南有長安寺西望斷髮嶺南有奇峰當臺前問僧曰彌弛峰也内山鮮有躑躅臺上有數叢方發内外山土石之少異此亦可見進水飯少許憩于松栢之陰甚爲爽快自松蘿坐藍輿行數里上一嶺捨輿轉北繞出上腰攀則栢枝手足并行登一嶺俯臨千仞攀鐵鎖而下東北又攀登石壁前行者履後人之頂後行者戴先登之足至山腰得寒泉啖當

帰軟莖飲甘泉一勺脳襟豁然塵慮消盡十歩一憩十憩又有鐵鎖垂石壁比前鎖倍長手攀鐵鎖懸踏巖腹卧空仰天而上俯臨千仞恍若謝絶人間矣東下百餘歩又攀鐵鎖而上行五十歩又有鐵鎖垂石壁比前鎖最長不知當初作鎖者何物而登釘鎖於巖頭乎鎖盡處即所謂望高峰也峰頭三角雉立乃成一峰〻甚峭削上可容數十人而各拖石角如水中之蟻緣草頭四臨萬仞心眼俱爽令山僧指點衆峰在此而最為高大者毗盧也毗盧之南即衆香也臺之東北望者即日出月出而其南之屏田奇秀者

即佛頂臺之西北羅列者也臺之東南列峙者即內水岾之南望奇秀者也其最近而競秀鈒立者即十王洞之諸峰也臺之北最近而高大奇秀者盖穴網之南峰而在天日臺而望之最高者也其前有一峰尖少者不知其名而亦爲奇秀可觀矣寺之在衆香城之下麓者即白雲庵而摩訶衍則隱不可見越見於香爐峰頭者即圓通庵在圓通之南而最高者乃天德庵自天德南踰一峴而臺上西向俯臨者即正陽也臺下南臨小庵即上雲空寺也自臺之离方過未申至乾方皆是土山遠近皆然杳茫於天末者不

知其為何處山也凡今所登之臺外山有二曰萬景佛頂內山亦有二曰天日望高佛頂所見山不如望高而東臨滄海瀑有十二望高所見水不如佛頂而玉立羣峰遠近重疊蓋茲二臺互相勝負矣日將夕矣不可久留更扶鐵鎖而下所經石峯處〻鈎立柱杖仰視奇怪萬狀頓忘蹊逕之險阻矣還入松蘿進水飯饟飢從古城出捨前路由南洞而下不分線路登降巖石過三日空庵〻後有千丈奇巖壓臨庵上百餘步又有安養庵金碧照耀僧言慶朝時得公力而創建者也庵臨鳴潭洞口小歇前掘漱口清泉下

至前川泉石奇絶即萬瀑下流表訓洞口也涉川由西邊而步行俯臨深淵即鳴潭也石上流泉飛下層巖兩崖壁立無着足處横木巖側纔容兩足僧言失足墜死者比〻有之云餘項魚盈尺者作隊遊泳表訓之或膾或炙者蓋得諸此淵矣日將曛黑坐輿而下東望諸峰歩〻益奇有飛泉自東来注即十王百泉洞之水望高峰之東南俯臨者也入長安寺有兩層閣在北者即四聖殿〻宇宏壯丹碧照耀佛像奇怪箇〻異狀在南者即大雄寶殿比四聖百倍壯麗錦繡幡幢眩耀人目僧言此乃裕陵之所舍施者廢

朝則不與云勝覽云寺之堂殿佛像皆中國工人所造蓋此寺剏於新羅法興王後法興四百餘年而高麗成王重新之成王後又四百年元至正三年皇后奇氏出內帑楮幣一千鋌俾資重興遣宮奴立碑遂命稼亭作文藏萃嚴法萃等經於寺中皆以金銀書之給田千有五十結云茲寺之建今已千有百餘年矣是行也榆岾僧海元年五十二表訓僧惠默年五十九自榆岾水岾前導指點峰窟洞壑言其名號且憑以洪耻齋關東錄故登山涉水道路不迷余謂二髡曰聞九龍淵最爲奇絕而人迹難通云汝等往見

子元曰小僧嘗往見之矣必踰一大嶺後可見草樹葱鬱巖石崢嶸芒鞋竹杖纔得通行且淵邊石崖傾側甚滑上無可攀下難着脚纔失足則即墜深淵若摩繩則可手援而緣涯云余曰今日之来日候甚暖行且忽章未遑探勝秋風若得更来預令山僧持斧鑌大索以為通路攀緣之資汝莫為我先元肯之長安寺在金剛洞口之外而山勢之奇秀者至此而盡自高城入者必出於此自淮陽入者必由於此與榆岾為内外山関鍵矣山之名有五曰金剛曰皆骨曰涅槃曰楓岳曰枳怛在淮陽高城之間而在淮者居

多山凡一萬二千峰而內外山共有一百八寺外山之榆岾內山之摩訶普德表訓正陽長安最為名刹嗚呼金佛浮海之說曇無竭放光之言誕妄無據而佛氏之徒胥動理外之說以惑世誣民而文人有識者和而唱之華之於書而傳之於後使昏主愚民至於傾國蕩財捨施求福而以一見金剛為他生福地豈不痛哉勝覽所載崔瀣河崙送僧詩序痛辨之矣余見金剛為山千峰削玉萬壑噴珠清高奇絕無一掬塵土令人一見飄飄乎有羽化登仙之志矣然而人情莫不窮其極處為快為文章者必學典謨慕聖

人字似誤

人者必學孔子至於小技亦然奕必期奕秋射必期窮舁而尋水者必欲窮其深源登山者必欲登尋一峰今夫金剛之峰莫高於毗盧洞壑之勝莫深於九龍而今皆不能見所見雖多亦奚足云若待錦葉滿山登毗盧而望東海臨九淵而窺龍窟恐生之快也茲山不特為東國之名山萃人有言曰後人願出東國得見金剛山之名勝據此可知我國之人雖近在腹果之地而不得一見而況數百里之外乎今吾之來亦云幸矣十七日甲午自長安將向金城行二十里登鐵伊嶺回望金剛則峰峦列峙重疊皆曾

所經過指點處而山形面〻異狀不知某處峰也踰嶺到川邊本府設站出待矣涉川入斷髮洞樹木陰翳仰不見天登嶺上則等石作壇植檜爲亭諺傳駐輦處山本天磨而不知何時緣何而得此名也行二十五里到通溝宿村舍十八日乙未早發渡通溝古縣到多慶津舟人艤船以待朝旭初出海底澄明可數遊魚行十餘里過觀音遷又踰一小峴名曰釜峴路傍有松下層臺〻下川邊有石臼大如釜諺傳仙人入金剛時沐髮之處以故名此峴云至昌道驛李君禧自咸鏡來暨于此邂逅相遇客懷何如酌官酒

穩話約與偕行到金城公館又執爵送別主倅出待
于昌道還與李君共話十九日丙申縣令設遊於苞
桑閣向夕登程宿瑞雲驛二十日丁酉中火于山陽
驛到狼川縣監病不出二十一日戊戌留夕大雷電
不雨伊川縣監以武科試官向原州過此八見二十
二日己亥留朝作鄉書付驛卒未發在嶺東所送驛
卒持家書來納二十三日庚子留午後裝船迤舟江
上進細膾麥纖歌誰云狼縣無勝地乎得意遊覽則
無非佳境何必竹西鏡湖金剛然後謂之勝賞也哉
夕歙谷縣監以枝同過此相見二十四日辛丑向春

川憩于母津風乎昭陽夕八府謁方伯〻〻顔色憔
悴異於前日甚可慮也横城以兼察訪来見二十五
日壬寅方伯向洪川午後高城及銀溪以試官来舍
二十六日癸卯擧子入場者百三十八人表改題五
賦改題六表題則賀作舟車以濟不通賦題則醉過
西州路收卷百十八丈二十七日甲辰畢考表三下
四其餘皆次等圓更二十八日乙巳擧子百餘人策
題問家禮冠昏表祭二十九日丙午策問皆失旨不
出等午後府伯喪室三十日丁未出榜是擧也考官
約不容私考以所見故守令子不與焉而不免失

人才之誚所見不明才之罪也非心之罪也以府伯
內喪不設酌而罷高城守向本郡許銀臺留治喪五
月初一日戊申留待府伯成服也初二日己酉府伯
成服入吊後發向洪川初三日庚戌留朝見李叅判
安訥自咸鏡量移洪川故也主倅邀柳安山禍設遮
於泛波亭頗有勝狀初四日辛亥向橫城初五日壬
子留與橫倅穩話於山亭松樹下初六日癸丑向原
城歷訪元著作清之崔上舍基鏟鄭都事基崇午後
八謁方伯〻〻不許退食曰吾胃氣大敗不能進食
欲觀人之能食以助胃氣留對夕飯初七日甲寅牧

使来見元清之鄭都事亦来訪清之明日上洛得官酒餞別日暮乃罷初八日乙卯留震乍兩方伯令製慈殿大殿誥命箋文初九日丙辰八謁方伯是日患腹痛崔秀才文渙来見即基鏻之子也韓君振一亦来訪曽於鏡湖草堂再同酒席者也初十日丁巳腹患不歇午間崔上舍基鏻来見穩展夕留電不兩十一日戊午李進士稹来見十二日己未李通津慶澳来訪方伯以鐵原大賊失捕事被推考十三日庚申午前微雨州牧設酒樂於別館十四日辛酉留別館審藥金德厚来見十五日壬戌微雨金：吾會宗自

本丹二字鈌

京来見金君醉得霍亂十六日癸亥晴金都事向横川十七日甲子晴留别館十八日乙丑午間振痛夕發熱十九日丙寅氣似蘇醒二十日丁卯自飯後氣不平午前寒至症似十八日終日卧痛夕煩熱胃腹間刺痛須臾之間五次登溷下泄如建瓴昏腹患乍止乃聞日瘧也下泄者服苟陳丸故也聞詔使是月十一日鐵山離發二十九日及開月初三両日中迎　勅擇日云夕方伯送人問病朴裨將宗豪亦来問二十一日戊辰大両方伯送人問病夕獜蹄尹衡覺以進筏官来見穩話二十二日己巳朝服柴

胡二术湯午前寒氣往来氣甚不平午後漸覺蘇醒
二十三日庚午拜箋文送五里朴子常奴子来報鄉
書寧越守崔行以箋文預差来見還本郡二十四日
辛未乃　太祖大王忌辰無公事寄送家書于保安
驛卒二十五日壬申是夜夢見桃花滿衾褥未知有
何休咎也昏朝報至聞詔使十七日到嘉山二十六
日癸酉微雨二十七日甲戌朝細雨飯後晴妓退食
床觸門疵覆餗五人飢二十八日乙亥晴留別館終
日二十九日丙子晦陰朝報至晚大雨八見方伯方
伯贈扇子一柄原牧邀我設遮蓮堂朴司議宗賢亦

来堂在衙内芙蓉滿地綠柳掩映乍晴乍雨命妓歌舞主牧令衆手齊拍方伯聞之送人曰遥聞歌妓拍手聲不勝健羨深恨病不得同樂也時方伯患微恙故云六月初一日丁丑晴留別館初二日戊寅晴留別館夕八見方伯〻〻曰昨〻聞有歌鼓拍手鳴〻聲問之則都事與主倅飲酒云有何所樂而如是極懽乎聞蓮堂荷花方盛云近俟病間吾亦與都事賞蓮矣殿最臨近無一人八手都事當獵一負云聞

詔使去月二十八日宿開城初三日入京云初三日己卯陰終日留別館初四日庚辰雷雨聞　詔使三

日當入京赦書路文來到初四日京中離發金都事
會宗護其聘君之喪來自鏡浦宿州內笠子以上叅
事付笠工初五日辛巳達夜大雨金都事來謝督送
擔軍及人馬前在鏡浦時有傾蓋之分故也朴司議
亦來見初六日壬午微雨迎赦文于五里方伯之子
啓遠以差負下來爲覲親圖之云初七日癸未雨方
伯送人招入論守令褒貶之事初八日甲申雨趙別
座啓遠子長來見初九日乙酉褒貶平海及蔚珍萬
戶居下楊口銀溪居中是日設酌主牧及趙別座同
叅樂娄極懽昏主牧與趙別座率妓樂到于別館以

盡餘懽方伯呈辭初十日丙戌朝趙別座來見午間
乍晴留別館十一日丁亥乍晴乍雨十二日戊子雨
八見方伯十三日己丑或晴或雨夕主倅來見横城
亦來爲趙別座設酒於別館奏樂取醉夜深乃罷十
四日庚寅留別館十五日辛卯夕原牧爲餞趙別座
設酌於別館極懽而罷十六日壬辰趙別座上京昏
方伯送首妓曰彼東方之圓而上天者何物耶都事
不見耶昔人有泛舟遊者今吾病不能遊可嘆余即
見方伯〻〻笑曰月色正好吾錯認爲七月既望憶
蘇仙赤壁之遊而送言矣仍與穩話良久乃退十七

日癸巳以十九日發向鐵原事牒報監司十八日甲午主牧來見十九日乙未向横城横倅設酌團欒二十日丙申向洪川作家書二十一日丁酉朝驛卒授家書而去歷路見李叅判安訥叅判以鍮升酌浮蟻新釀曰吾病不飲燒酒故適有醪濁數罌前者再三見訪感不可量飲五升而退臨别戲言曰都事須得賁酒兩壺而來一壺則罪人當飲一壺則都事自飲大善云夕到春川府伯以奚妻上京崔正郎貞元昏來見二十二日戊戌留春川病暑且傷髀肉故也崔正郎士精兄弟來見穩話二十三日己亥宿狼川二

十四日庚子宿金化路上中暑腹痛下痢夕遇大雨馳八銀溪見許察訪終夜呻吟不進食二十五日辛丑雨中向鐵原恐水漲難渡故也雨不入站疾馳七十里暑症益甚熱毒滿身如遍身生瘡不可忍令奴子以刷子刷之浴冷水出宿外廳納凉則乍歇二十六日壬寅晴囚人捧招乃江界逃民非盜賊也府伯當初不察輕報備局事終不實多有慚色府伯外孫朴長遠願受孟子卒告子上篇請留數日以盡數卷余辭以還報事急發路文明日登程二十七日癸卯午後發向金化憩通化院行到川邊大雨自西北来

晦冥不分咫尺坐藍輿涉川着兩具久坐川邊待兩
乍歇捨輿乘馬入金化是夕大雨不止縣吏来告曰
兩勢如此非但前川難渡山陽洞裏山水皆險明日
似難啓行敢禀許之是夜熱疹益甚不任其苦治之
如前法二十八日甲辰朝晴留與金化銀溪奉晤二
十九日乙巳早朝向狼川秣馬于新化院中火于山
陽驛行百餘里申時到狼川四月間余自金剛向春
川試場過此縣山花未落未數月今又重到山果先
秋已結絳實矣三十日丙午向清山舟渡毋津上流
秣馬于干尺里踰梨峴入清平洞〻府幽邃僅容人

馬至盤石上等石作壇種松十餘株懸瀑自西洞飛流者二層愛玩澄潭坐壇良久寺僧藍輿來迎行數百步有方塘曰影池以其見性庵影落池中故得此名池水清淺有蒲有魚池邊有赤木蒼官五六株皆古木又百餘步入寺門赤木銀杏梨樹相間于階上階兩邊有獲池等以熟石今皆無水池之東西有獲石碑在西者重修文殊院碑大宋建炎四年寶文閣學士金富轍記沙門坦然書在東文殊寺莊經碑元泰定四年李齊賢撰奉使臣不花帖木兒立石元皇太后之所捨施也月廊東邊禪堂開豁即上房也壁

上有懸詩三四板其一曹汝益所作也僧少寺古佛事之盛不及長安榆岾遠矣然山甚幽靜闃絶人烟欲久留不欲捨去也寺之西數十步有泉石奇絶泉流石上瀉為飛瀑即洞口瀑流之上流也泉石中兩處有石臼可容數十人流泉必盈坎而後必瀉下清可見底深可及腰余犯暑驅馳方患熱疹自鐵原以冷水浴洗則必石臼之水不能自禁赤身沒頸良久乃出寒氣徹骨有若沭椒此後癮疹漸消不復盛蓋靈水也泉上南邊仍巖石等為壇樹以赤木古松數株壇之南數步依山有古址僧言普雨之所結庵棲

息處也惜乎山靈不能拒妖僧而汙辱清境也夜宿
所謂上房達夜開牕疎星錯落於簷外瀑布之聲及
於枕邊而不甚喧聒赤木梨杏掩映於牕前魂骨俱
清宛入蓬壺真嶺西之蓬一仙區也昔希夷子李資
玄隱居於此洞三十七年事在勝覽余辭朝時見李
蒼石聞清平之不可不見意以爲金剛洛山之外豈
有可觀之寺乎茲不敢強尋者久矣今日鐵原之行
更思之則人之所稱道者必有其由一見何妨今來
見之可謂小金剛矣寺後有二小庵在最高處西曰
息庵東曰見性庵路險不容輿盛炎脚無力立影池

邊瞻望而還此後若得更由北路當再尋真境矣七月初一日丁未出洞口七八里許即昭陽江上流也沿流而下至牛頭亭少憩八崔正郎家與其子誠元金君宗溟設酒穩話至昭陽亭朴裨將夢鶴佩酒來待矣少憩納京八府見府伯初二日戊申病醒留春川午後府伯設酒于昭陽亭作家書崔同年士精亦來叅初三日己酉早發向洪川是日炎氣鬱蒸如坐飯甑矣午後到洪川得見家書聞庶母之訃又聞必亨生男一家之內生死相併一日之間吉凶俱聞世間之事不可測也送煑酒二盡于李叅判前者過洪

時叅判求煑酒余得兩壺於金化春川來路擬欲奉
而既至聞庶母之訃故不得躬進初四日庚戌早朝
乘凉疾馳未午到蒼峰未時入横城横倅設酒穩話
初五日辛亥病暑留調横城初六日壬子入暨下入
拜方伯初七日癸丑牧伯來見于别館方伯送人招
入半日談話仍曰吾以私用進上藥材及　詔使支
待雜物見誣於道内守令倡說於京中士大夫家守
令即獬蹄尹衡覺也都事有何得謗之事乎對曰都
事亦以酒色得謗矣方伯曰酒色都事分内事不為
酒色更為何事乎仍曰病不知食味久矣今午忽有

大字似誤

思食之念即呼妓生曰今日乃七夕府不設別饌乎對曰已久上下房妓即入羅拜於庭前列坐階上方伯戲曰此乃都事得謗之物乎良久又曰都事盡愛汝輩乎有向陽花者率爾而對曰唯方伯笑曰以實對可謂直矣時妓生等私相付耳語不察方伯之言問及何事權辭即對曰唯所謂向陽花者亡妓之從兄也最後知其失對多有慚色初八日甲寅留別館初九日乙卯入見方伯退留別館初十日丙辰夜兩牧使來見十一日丁巳見方伯後訪金丹陽命龍還路拜主倅於蓮堂而來黃昏打鴨使酒故也十二日

戊午夜兩留別館十三日己未留別館十四日庚申
方伯適差十一日政金尚爲監司十五日辛酉牧使
来見十六日壬戌方伯題給平海蔚珎盜藿又給紙
地筆墨夕朴司議宗賢李理城胤男佩酒烏鷺穩話
兩羅十七日癸亥兩留別館病痢十八日甲子留別
館夕兩旌善来見十九日乙丑兩旌善爲方伯設餞
二十日丙寅留別館病痢二十一日丁卯留別館李
通津慶澳李進士禛来訪二十二日戊辰兩伊川縣
監俞伯曾公狀来呈作書以慰之見朝報李敬輿爲
江原道軍籍御使鄭百昌爲慶尚左道金時讓爲右

道餘不盡記二十三日己巳兩留別館二十四日庚午見朝報　傳曰鄭百昌李敏輿相換軍籍事目到監營夕　有旨下來不爲軍籍先令户牌事也備局督刷行文亦來牧使來見崔生負基鏶亦來訪二十五日辛未留別館二十六日壬申兩奴庚生來呈家書痔痛尿數悶〻新使八月初三日辭朝京主人告目來報二十七日癸酉留別館審藥金德厚推刷官秦尚義來問二十八日甲戌八見方伯良久奉話余以痢疾不見方伯五日方伯曰何相見之踈耶吾在此時不多可得頻〻相見耶二十九日乙亥見金校

理世濂歷訪李通津朴司議〻〻爲炊香稻半日談
話三十日丙子牧使早朝來見曰今日爲方伯奉餞
午間請入營門云午後設餞朴司議金丹陽李保安
來叅盛設妓樂令打毬以六作隊既畢方伯曰上下
房妓亦打可也方伯之妓先打毬作木聲而入方伯
曰有聲而入尤善余深恐其不能入既入之我心即
降下房之妓緇之無聲而入三行坐妓皆仰見都事
之面必欲審其有喜色如方伯否也昏方伯醉曰都
事不肯餞我乎對曰初二日奉餞爲訃方伯曰善牧
使先出都事緇出用煑酒故皆不大醉八月初一日

丁丑以私忌留別館李理山来見初二日戊寅都事
為方伯設遂牧使司議丹陽皆叅設樂擊毬初三日
己卯午後察訪辛喜輩為方伯設酒察訪乗醉来于
別館夜分飲酒初四日庚辰病醒留別館察訪又来
話聞元清之自京下来作書相問洪川縣監南靜以
兼察訪来于營下初五日辛巳入見方伯洪川亦入
来方伯嘗曰道内守令必多有来餞我者日〻望之
旌善外竟無一負来餞如洪川雖来亦不載酒蓋方
伯嚴峻無私各邑有不能公事必杖色吏少不饒貸
故適帰之際理没如是亦可以觀世變矣初六日壬

午牧使爲方伯無聊度日又設杯盤元清之朴司議亦來叅初七日癸未朴司議邀致方伯余與清之隨之昏醉還別館洪川佩酒來話初八日甲申病痢終日卧吟夕八見方伯初九日乙亥曉頭秉炬行三十餘里到松院站食時新使來到新舊使交代於安昌驛水邊舊使乘舟載妓夕宿興原倉新使宿州西二十里村舍都事與牧使爲五里程迎命即夕八府初十日丙戌日出時方伯到五里程霧塞遠近不分咫尺八營門行公私禮後都事還別館方伯以本州校生不爲祗迎之故帰咎於都事招隨陪再三詰之校

生不爲祗迎乃本州之責當詰其禮房而方伯卒然
升資當此分閫之任不知公事間事體下吏皆竊笑
矣都事請校生罰講方伯許之原之校生皆讀大學
不知史略初卷自不者頻多十一日丁亥早朝微雨
方伯謁聖都事牧使皆隨之午後牧使來訪于別館
夕方伯始見都事十二日戊子入營門問安于方伯
方伯送人曰不着冠帶故不得相見此後除禮時〻
私見可也十三日己丑元清之李理城來見午後罰
講酒泉校生十四日庚寅八見方伯請再見秋山方
伯許之作家書寄送招舍弟及必亨爲同遊楓岳故

使皆可疑

也是日元叅奉雲峯自嶺南午後訪清之於溪邉臺上清之設酒妓生五六人抱琴隨之與雲峯及元宗禮痛飲黃昏乃還前此公私皆恐使

是日始飲清酒十五日辛卯痛醒留別館昏十六日壬辰韓翰林興一以曝曬向江陵來到牧內方伯往見舍所昏設酒十七日癸巳方伯將向横城余八見方伯以疾請數日落後其實待舍弟也方伯曰一時并行不無貽弊列邑之事落後於都事亦便云韓翰林亦來見方伯酒三行方伯出去余與牧使翰林清之兄弟留飲醉出別館翰林牧使清之兄弟率妓樂來于別

館極懽而罷十八日甲午雲峯向嶺南歷路来見與之酌別十九日乙未留別館二十日丙申見金丹陽叙別夕清之来訪二十一日丁酉夜大風朝雨下夕朴司議崔子勤来見二十二日戊戌牧使来見清之亦佩酒来與牧使同話夕毅叔必亨来二十三日己亥將向横城是行也巡北関過金副遵海邊而南到平海將欲請方伯永帰嶺南一年淹留一朝遽帰江山物色揔是離恨而况使君年相若而氣槩相合恶得無情乎爲設離筵張樂極懽夕向横城舍弟必亨從之二十四日庚子留横城主倅設酒此亦離筵也

二十五日辛丑歷吊鄭羅州基廣羅州往山所見其
兆基豐基成中火于蒼峰夕宿洪川二十六日壬寅
見李叅判〻〻酌酒與別憩原昌驛夕入春川府伯
即入見二十七日癸卯留春川昏府伯設酒劇談三
更後乃罷府伯三入燕京官至府院君而被削矣語
及廢朝時事甚詳二十八日甲辰朝作家書寄送驛
卒將向清平到昭陽崔正郎貞元佩酒來待于亭上
醉到昭陽到清平錦樹千叢照耀洞口矣二十九日
乙巳晦霧塞不分咫尺飯後霧捲日出率毅叔必亨
由西川而上五里許抵一空庵〻在百仞巖上庵之

西石壁上刻清平恩庵四大字其西未十步有李公資玄隱居古址在彌桃蔓下甚爲幽静由庵東角緣崖而上庵之西簷上有臺俯臨屋上矣臺上有松〻上有蒲萄方熟令僧摘取啖之可以止渴臺之西此十步許有羅漢殿〻前有細流過盤石上鑿石作四如斗形者二所深纔寸許兩四之間鑿開水路相連僅容小指水滿上四則流下〻四盖泉流甚微手難杯取於盤石上故作此四僧言此乃李公盥漱處漱口於上盥手於下云其下數丈水落爲小瀑〻之南未十步即所謂李公古址觀其遺跡可想出塵清標

矣還下庵東坐藍輿從山腰東轉五里許又有空庵曰見性在千仞巖上俯瞰影池昨日池中所見棟宇闌干窗户昭然倒懸者即此庵也此池之所以得名也庵雖仙境王事有程酌泉漱口直下洞口北折而由東谷十餘里踰梨峴銀溪人馬來待於嶺腰矣又十五里到于尺站狼川下吏來報縣監之言曰此去二十里許有官渡其下路險不可陸行故整舟以待可順流而到縣云中火後馳到所謂官渡主倅來到江頭日已三竿得江鮮作細膾命酒徵歌令妓琵琶流下十里紅樹千叢兩岸擁錦鷺鷥鳧鷖游泳江中

或坐磯頭迫之不驚人知禽鳥之樂而禽鳥亦知人之樂矣比至縣前日已昏黑預令縣人秉炬出待影落波心如列金柱捨楫攬輿緣管前道此則金剗之所未有也九月初一日丙午早朝與縣監別息馬于山陽驛余佐幕之後凡九過狼縣及此驛此爲金城金化楊口春川之交會故往來之際必由於此矣又疾馳少憩于瑞雲驛黃昏入金城與縣令趙燈下對晤初二日丁未叢路文直向金剗之路即聞方伯初一日留正陽寺是日兩下留苞桑閣鐵原伊川安峽平康杆城等官報牒至日暮乃罷昏與縣令晤初三

日戊申登程憩昌道宿通溝歷路丹楓間〻有之唯山葡萄處〻籠樹紫蔓紅葉滿眼照耀想楓岳早寒時哉〻〻初四日己酉自通溝行三十里登斷髮嶺遥瞻楓岳瓊峰雪岳紅樹爛熳三十里外已得分明可見矣然而寒氣滿面身嫌衣薄耳不辭掩而落葉滿地山之高深此可見矣十里許下平地淮陽出待即新院站也踰鐵伊嶺至川邊即萬瀑下流也馳入長安洞口峰巒甚奇恍若初見孟初夏過此時自長安出騎馬疾行未遑顧見不知山勝如此其勝絶也碧樹丹楓相間千巖濃粧粉黛奇絶萬狀前日之來

雖見躑躅而若不見秋山而去是不知金剛苐一勝
狀也寺門外五里許楓樹挾路斜日來照人面衣裳
與之俱赤又有松檜左右成列如入無何真境彼天
台之赤城武陵之桃源不過詞客之寄興好事之浪
傳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余仍念丹楓之可愛而待
霜之葉安能久哉是可惜也彼青〻之松栢雖無尼
時悅人之色而後凋之節四時不改是足恃也曰作
一絶曰愛爾巖間百尺松青〻秀色四時同長安門
外多楓樹爭向秋風葉〻紅暮入佛殿佛事之燒爇
依舊而僧徒凋零寥〻一空寺矣聞淮陽趙令公纘

韓在表訓許察訪禍在百川洞韓翰林興一在摩訶
衍方伯在榆岾朴狼川知議即夕當到長安云昏府
伯貽書曰擬於長安迎候而爲緣擔僧缺數勢難并
途茲敢先運賤軀預候于正陽明若早遍顯松諸寺
午前降臨則可作一場柱笏之會敢此走伻云夜宿
西僧堂初五日庚戌自長安東八百川洞至釋迦峰
下南折而涉川十餘步有盤石可坐數十人東有明
鏡臺壁立百餘丈若將顛仆臺下有澄潭渟泓南有
地藏峰押于半空潭邊有古城門僧徒謂其水曰黃
泉謂其門曰地獄皆非美名也孟擔僧厭其險阻欲

使遊觀之人避凶名而不入此洞也不然佛經道書必多有羨談可名仙區者何用此惡名乎長安洞口有居民數家有一老人以淮之令負恭酒隨之似不難險路余曰彼人居近仙山余甚傾羨僧笑曰此人欲椎碎此山而力不足耳然則仙區之得惡名亦或有以洞名十王皆此類也與殺叔必亨坐盤石酌秋露數盃涉川而南入城門緣溪東轉而入明鏡臺後臺之前後面如削玉楓樹數叢在巖隙朝旭來射如嘆鮮血無他草木到此境界面〻奇絕口不容說行數百步又北折而入石洞似有人居基址僧言此乃

古宮闕之基有石臼及層階想必上古小國之君避亂據險之處也又涉川而北行所謂釋迦峰在洞口東北望者已在西南而不甚高溪谷之盤回而步〻登〻此可知矣東北有兩奇峰挿天竦峭如筆蓋十王諸峰而僧亦未的其名矣川之自東來者即十王洞璽原庵下流也俯酌清流題名巖上棄東川又北折而入乾川步〻轉高十步一憩十憩到顯佛庵〻甚幽靜清高有一絶穀僧法賛年五十五居此五年矣其南未十步有巖上小臺南臨絶壑千仞東望尖峰列戟魄悸魂懾凜若空外是洞也泉石崢嶸未及

線路坐輿者綫數處而皆不過數十步矣余於四月既望遊此山而自表訓歷松蘿登望高峰脚力已軟身倦陟降直下鳴淵而向長安不入此洞而去今来見之洞堅奇絶不下於萬瀑而一洞諸峰之奇秀者皆白玉質而紅錦文也前在正陽望見者不過杳然最高峰特出者而已在望高俯臨者亦不過森然劒峰眼底如束而已今入此洞高者低者深者奥者或奇或恠可驚可愛者無不毫分而縷見遊此山者不可不入見春山〻〻〻者又不可不見秋山也自顯佛由庵後登一小峴敦杖拄頤回望白馬等峰已在

杖下矣從山腰西轉行百餘步又至一小峴俯臨安養庵洞口坐輿西下又至小峴〻之南數步許有臺登臨少憩正陽青蓮等寺已在下界杳然如一蝸殼矣放光巖開心峰普賢岾等處楓樹尤多如迴畫屏南對層巒最奇即釋迦峰主山也又坐輿下至八松羅岐路過古城不入松羅〻〻登望高所經也日之夕矣身亦羅矣不敢再登者力不足也非有厭心也直下洞口到表訓攤飯殼叔必亨自顯佛先向松羅登望高峰未還矣聞韓翰林自普德不下萬瀑向圓通天德至正陽送人相問趙府伯亦在正陽余即抵

正陽與韓翰林府伯坐月廊閑干暄京未畢即設茶酒萬二千峰皆帶夕陽列立樓前奇態無窮把酒聘目興難裁也翰林帶笛手府伯領歌姝且吹且唱聲撼楓岳此爲仙區一佳會也韓之族弟晉一趙之婿即洪處大及淮之士人朴文炳與之共懽矣府伯病瘥不登望高峰爲作五言詩五十韻其意不過曰凡遊山爲着山登陟巖巒徒勞脚力豈若吾之望見群峰如對列坐佳人哉余曰凡對佳人者相望而已旋即分手可乎府伯拍掌大笑曰吾之辭遁矣酒酣韓先唱趙亦和之皆其技癢也請余繼之余辭以不能

二人不能強之自相唱和矣夜深各宿東西舍初六日辛亥促飯登天逸臺所見已盡於前錄而丹楓百勝於躑躅楓岳之得名以此下表訓仍向萬瀑洞坐盤石淮倅又設酒饌令韓智一題名水中巖上令下吏鐫刻未畢乘醉分手韓向松羅擬登望高余與淮伯狼倅向普德坐真珠潭上進午飯又坐火龍潭上令從者折楓葉投水中與瀑流下最爲奇賞淮倅把筆大書新詩於盤石又題別號於巖上普德窟亦已慣見淮狼二倅厭其歷險行過獅子庵到摩訶衍從行者舍旁及必亨洪朴兩秀才耳是夜大風終夜不

霖擬登毗盧而日候不靜甚可慮也初七日壬子且
風且霧不合登臨仍留衍寺淮供告罄送人引高城
米餼於榆帖未知能免陳蔡之嘆否也淮倅酌別與
狼倅向圓通天德余與毅叔必亨相對楓林可以樂
飢前過横城時横倅贐以酒果以爲遊山救飢之資
即與毅叔必亨登七寶臺酌酒啖果令襄陽笛工頓
生吹落梅風甚爲寥亮聲振衆香穴網諸峰矣所謂
笛手韓翰林自嶺東帶來萬瀑相別時付余而去故
凡遊賞未嘗不隨焉初八日癸丑終夜風日候似有
陰曀之徵而行資不贍勢難留連即向毗盧過妙吉

祥五里許棄水岾路沿石川北折而西轉抵古圓寂
頹廢已久狐兎之所不屑也踰庵後小峴涉川而西
北行數里許有兩洞西曰永卽洞北曰毗盧洞棄西
望北而入未有線路人行處賴遊僧置拳石於巖上
以表向毗盧蹊逕終日行之足不履土行十餘里抵
峰下仰之若登天然前在萬景臺瞻望毗盧峰嶐隆
然草木蒼翠巖石之犖角遠不可詳僧言絕險大言
折之意謂一舉足而可以登陟矣今來見之則栢蔓
迤覆于巖上一失足則落墜而不得出矣或攀石角
或挽蔓栢萬景僧言果不虛矣至山腰嵐霧來集上

下晦冥而不可半塗而廢步〻必憩艱至峰頭從山
脊東北一里許爲茅一峰東南則絶壁千仞西北則
則栢及海松枝蔓相交如茅覆屋可行其上而其下
則深過數丈蹉跌則墜下不得出故人不得行其上
矣絶壁上有人行處僅容一步俯臨無地心骨俱酸
不成一步手攀則栢海松匍匐而行方到茅一峰必
亨登陟如飛先在峰頭毅叔及庚生笛手皆不及矣
日色或開或陰雲霧或往或来萬二千峰仡出仡隱
今此再来專爲登此而精誠有愧於韓公雲霧不開
於衡山辜負宿願恨歎奈何山高寒早凜乎其不可

留也進蟻酒數盃題名片石置之巖隙而下峰頭石上有申湜呂祐吉題名刻字矣山頭多有海松而下蔓上踈又有梓木屈曲如盤松杜鵑叢生皆不盈尺想此處草木必與此山俱生而積雪待夏始消嚴霜先秋已落雨露之養不過一箇月雖欲生長得乎大槩此峰登之甚難下之如懸足緩一失身墜萬仞知命者不必登也遊此山者以一登自多而以不得見自少余亦有此病皆可笑也然自圓通至于毗盧左右峰巒奇怪之狀不可殫說而其中如人形者尤為奇絶如坐如起如揖如行屹立於萬仞峰頭若將顛

仆者不知其幾今之積石崢嶸滿谷者安知千萬年間不爲風雨所拔而墜落者乎今之存者不爲不多可想其初之奇恠無窮也佛經所謂一萬二千曇無竭常住其中者未必非指此人形而發也此等奇絶在衆香諸峰之外正陽天逸望高之所不見者也此則不可不見而洞裏無泉流盤石之可賞皆是乾川至毗盧峰下有細流可以救渴蓋泉流伏行積石之中而不敢出也是夕還宿摩訶衍自衍至盧僅二十里而功半百里矣蓋是山也自白頭南馳數千里至淮陽爲鐵閘嶺東起爲楸池嶺雄盤百餘里爲是山

而毗盧峰爲此山之苧一峰最爲雄峻而有三支一支東迤而分爲日出月出九井等峰即九龍淵之西南也自月出南折而爲鴈門水帖彌勒等峰自彌勒西轉而爲穴網望高即萬瀑之東也自彌勒南折而爲雪鷹十王白馬等峰逶迤西擁百川洞即長安寺之東也其一南走爲圓寂峰其一西南爲永即帖是帖也敬爲衆香水精船庵伽葉圓通獅子白雲萬灰等峰即正陽寺之東北也盖白頭之脉爲鐵閑爲楸池爲毗盧爲日出月出爲鴈門爲水站爲彌勒爲雪鷹十王白馬等峰南馳過楊口地至襄陽爲雪岳至

江陵三陵爲五臺爲頭陀爲太白自太白西分爲小白竹嶺爲嶺南馳爲智異至南海濱而止自太白直下至慶州東萊而止今按地圖白頭之脉循海邊而下以金剛爲別一山在淮陽高城之間不知白頭之脉直貫金剛第一峰而去豈作圖者不察而然歟蓋毗盧之水下爲九龍淵九井之水下爲十二瀑過百川橋水帖之水過榆帖山映樓下合流于高城西東入于海金剛之外東海之上無他山連脉據此可見然則金剛乃嶺南之主山嶺南人才之盛豈非茲山之降靈乎嗚呼遊此山者不登毗盧何以知六合之

廣大滄海之無窮又何以知萬二千峰之森立如劒戟乎不登萬景何以知外山之諸峰奇絶不登佛頂何以見懸瀑之飛流東海之日出不登望高何以知仙臺之縹緲遠出塵世不登天逸何以知内山諸峰羅列於眼底乎洞壑奇勝有三曰萬瀑曰百川曰九龍而九龍爲諸洞最今之來兩雪爲梗又無僧先路獨不見九龍而去塵緣未盡遊賞有數如别佳人躕躇不能去也初九日甲寅早起向鴈門帖緣溪而上自摩訶衍至妙吉祥泉石之清幽與萬瀑爭高下行十餘里捨水帖直東八踰小峴又有大峴即鴈門帖

也揄岾僧持籃輿来迎行五里到上院空寺高城人供茶酒晝點矣自上院東轉山腰過九曲六七里下大藏巖〻之西北峰巒奇秀洞壑無異於十王而泉石崢角無清曠幽閑之趣矣東踰一大峴直上如懸繩東下一洞又踰一峴有泉自西北来成潭流下即九井峰下流十二瀑上流也又東踰一峴有寂滅庵余夏初登佛頂巖瞻望是庵在萬仞層巖之上擬欲一者投宿消遣世慮而未數月忽已頹廢材瓦狼藉惟有舊址所謂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者也庵之西南有臺俯臨十二瀑洞壑南望隱身臺及佛頂巖

皆在眼底東望滄海渺茫無極爽快無異於佛頂而但佛頂則望九井等二十五峰懸瀑十二層矣寂滅臺則背九井而不見臨懸瀑而隱伏但見高杆二城之界土山逶迤眼界豁大也又東行未五里有栢田庵地勢高爽而洞口東邊有奇峰列峙寺宇重創以板覆屋靜灑可留矣是日雲霧不開不瞑故不得上九井峰而來明日若得清明則可以更登而未知山靈之肯許否也庵僧道映年三十六閑靜可與語作香盤知五更張玉燈事佛謹可與懸佛僧爭甲乙矣初十日乙卯兩下霧暗不得登眺路濕苔滑又不得

帰嗒然終日可謂無聊然登降險阻脚力疲軟静坐山堂吟咏兩中令吹落梅風亦足暢叙塵襟矣金剛為山巖窟白松栢青雜木黄楓樹紅五色相間照人耳目雖龍眠之巧畫李杜之工詩韓柳之奇文必不能模寫此中勝状竟日山行如在彩屏中此山果為天下名山而秋景尤為此山之勝賞矣余嘗見前人之能文章善圖畫者形容此山之奇勝多矣今来見之較以前日之想像於詩文畫圖中者萬分秋毫未得其一也乃今方知巧畫工詩不如吾眼之甚拙也是日聞方伯自通川昨已入郡待晴見三日浦明向

烈山云十一日丙辰終夜雨雪日晩不止聞方伯昨見四仙亭即日向烈山云監司移文都事曰西北民刷還雖急與號牌一時并督似涉騷擾號牌就完間姑停云盖從守令之請而實都事之幸也午後雪晴促午飯北轉山腰踰二小峴至懽喜岾雪積路滑擔僧不能下倚杖而立俯臨東海白浪簸揚如雪山横亘萬里高城海口白石列峙懽喜之北石壁屏田三日浦現於山麓之間者狀如方鏡嫂川田抱郡城南北望之清麗如畫矣東轉山腰不能定脚不得已試令健僧擔輿榆岾僧素以善擔名能步懸崖雪上短

髮自竪身纖一掬矣崖盡有岐路向東者謂之小人串向南者圓通串圓通串比小人串尤險如自天而直下矣謂之小人串者望之似不險阻人多入此路而其實則甚險有似於小人故得此名云小人串者向鉢淵之路也鉢淵有瀑布人坐折草上隨瀑流下其疾如飛而人不傷凡遊山者必觀此淵而今聞鉢淵寺廢唯有舊址無投宿處且人馬來待于京庫故直向圓通庵〻在平地即佛頂臺之俯臨者百泉橋之上流也去栢田二十餘里回轉作路者也若直越洞堅而許之則不過六七里而栢田則雪下而楓裹

圓通則未雪而草綠栢田之高可知而海邊秋山想不晩矣庵之北有小庵〻〻通串俯臨者也甚爲幽靜可尋而日將暝矣擔僧粮盡即令散帰外山多有僧徒而内山則皆空蓋外山則嶺東諸郡多水田而路不甚阻得食似易内山則嶺西列邑穀貴而地遠人稀資生甚難故僧不肯留若過一年寺皆空虛頗嚴遊山者必難投宿而通路金剛内外山皆白玉峰巒而外山之東自九龍淵洞口至於高城郡西峰巒之奇秀不下於内外山而巖石小白而多黑無乃近海而然耶然而海口巖石皆白豈有曰海氣而改黑

之理乎頃在萬瀑聞趙淮陽之言曰金剛山盡黑而還白則天地變矣吾欲見其再白也余甚笑焉今此外面峰巒之色其變黑之始耶是未可知也十二日丁巳曉頭人馬自京庫來到即向高城七八里許到百川橋與毅叔必亨逍遥橋上橋爲八榆帖設也曾聞橋上有屋今雖屋兩邊作欄如在高樓俯臨碧流可數遊魚又十餘里憩于憩房又三十里到三日浦舟人裝船以待先抵丹書巖下登覽埋香碑〻記平海蔚珎三陟江陵等官埋香之處而碑斷字缺不可詳也西行泊舟楊蓬萊刻書巖下回船還向夢泉寺

至獅子巖邉郡守聞吾已到浦中馳馬進来乗小艇而入浦相會於舟中抵四仙亭酌官酒吹襄笛終日穩話行舟下岸入城中先登海山亭即按東軒與郡守再話十三日戊午郡守設酒日晩團欒郡守乃戊午名流李穆仲雍之曽孫故慶尚都事鐵之子國姓也年長余一年端雅簡黙雖無動人風采而酒氣入面則談笑不止不厭其煩矣曽歴清班今宰仙區人所難也余三過高城必與穩展且嘗同事於春川試場以故益切當其夏最也方伯曰公事不悅將欲置殿余曰公事場得失非都事所及知茅聞此人清簡

而愛民此亦難也方伯領之故得免焉板上刻悪詩
余曰偶然寫懷不圖令兄倡人悪如是曰滿壁懸詩
勝於高咏者有幾如花落桃源春已盡月明蓬島客
重来也句人皆歎賞云日將午乃羅酒有歙谷通川
報牒至題送後船渡南川到丹穴巖下指送旁及必
亨登賞余先抵掛鍾巖重到也巖之中如懸鍾高可
一草屋若作土床於其中可以蔽風雨而住過平生
下臨滄海西望金剛北對嫂砥柱深恠道流釋子之
捨此而不留也巖上有臼貯水數盆邑人言雖大旱
此水不渴云豈天爲遊仙以爲救渴之地乎不然想

必永郎仙徒頻〻過此而憩息者亦爲救渴而斷成之也塵蹤不可久留西日忽其將暮入御風亭見鄭同年浩然酒三行與别馳到明波驛日已向昏新月初上天無纖雲村氓秉炬出待命去之沿海而行沙明月白如在十洲中矣夜深投宿列山旅館十四日己未行六十里登花泮臺〻在列山湖南崖松林間俯瞰湖水比他尤爲廣濶湖外望海村落臨湖水鳥泛〻錦鱗游泳勝覽所謂縣舍沈在水底天晴則墻屋昭然可見者即此湖也行二十里許到杆城西門外少憩以其仁城入客館故也主倅受由鍼灸扶病

酌别行十里許見仙遊潭尊葉蔽池松陰滿臺楓樹掩映於巖間花鴨浮沈於鏡面再見益奇矣久留不厭又十餘里登凌波臺與陟川凌波可以爭雄凡謂凌波者以其臨海宛若空外也漁人泊舟臺邊巨鱗滿船數尾而出亂積巖上或有喁然濡沫者矣此間多有松林〻晝則有鳴沙終日行〻不覺馳驅之苦矣又行二十里許到清澗先登萬景臺西望秋山東邀新月命酌官酒延暢客懷降臺登亭夜深倚闌月色滿海金波蕩漾魚遊鯨戲明若燭照亭前多水中巖石波濤春撞聲振棟宇如卧砥柱不得安枕矣十

五日庚申曉起憑闌要見日出而海天相接處蒼〻凉〻若有雲氣余三到洛山皆以雲陰不得見今之来宿于此專爲寅賓而又不得見是亦有數起八于房中須臾下吏急告曰日將出疾步而出見則海上蒼茫之中有赤日湧出長如金甕置在金盤上及其離海之後其狀漸廣乘天之後稍〻向圓而形小所謂金盤非有物如盤也蓋初出之時日光接海照耀水中其色如金盤然日氣飛出則此光即散矣東海上俚語曰青衣童子以金盤捧日而出還入海中謂之青衣童子者指日邊蒼凉之氣也謂之捧金盤者

指日光之照水者也謂之還入海中者指其氣色之消散也此言可謂善形容矣東海之邊日出之狀無處不見而於襄陽稱洛山於杆城稱清澗於高城稱佛頂者凡日出必曉起方見之海邊亭榭無可止宿之處唯洛山寺清澗亭可以留宿於金剛唯成佛庵在佛頂臺之邊凡使命及遊觀者必投宿於此三處而後可見日出故必以此三處爲日觀之地非謂此三處所見益奇也飯後向洛山路過廣湖〻之上邊荷葉滿池曾聞嶺東諸湖素無蓮花雖種之而不生蓋湖海相連蓮之性必厭海水之鹹也今此湖始有

蓮者湖之上邊山水之始八而海氣所未及也想好事者種之於上邊故始得其盛也以此觀之則諸湖上邊皆可種也再八永即湖登臺而望沒山倚巖而窺魚龍窟松青沙白蝼蟻不行永即来遊必有以也永即遊仙也嶺東十六湖想皆遊覽金剛萬千峰想皆登陟而名此湖曰永即湖名一峰曰永即岾蓋因其酷愛久留而得名也以此知此湖此峰之勝絶矣望秘仙亭過青草湖抵洛山寺謁方伯聞有告逋變者方伯私書所得無公文也方伯曰逋變果然則恐或有逮捕之事而　有旨朝暮將至且聞襄陽府使

自京城近日還府云欲留此數日得其詳而後向江陵於都事之意何如曰巡旆踰嶺已久以日計之則當到江陵而遲滯者兩水也若有　有旨則必直下江陵如有境上待　命之　教則踰大嶺赴原州道里便近事歸不實則曰巡三陟等官亦似順便且襄倅之行雖曰離京數日內還任未可必明向江陵似非甚失矣方伯曰都事之言爲是即招下吏叅路文明向江陵之路昏陪方伯登義相臺新月如畫海波不興夫清夜臨海之景清澗洛山之外無他勝處也而聞有逆變之故忽〻不樂而還十六日辛酉隨方

伯之行中次于祥雲留客堂方伯先登河趙臺余曾
已見之故落後直向洞山方伯留人致語曰海風大
作不得留彼云洞山縣舍甚窄難容使行故余入私
家宿于外廳房多嚙虫故也十七日壬戌氣不平不
進食息馬于連谷縣遵海路吊金叅奉忠殼于鏡浦
入府〻伯即来見是夕兩昏方伯送人曰雖曰同行
不得頻〻相見可歎即聞京奇通獄歸虛深喜云〻
十八日癸亥朝晴府伯為方伯設酌金叅議夢虎李
叅安鰲其子庇仁尚謙皆會酒酣設樂既罷叅議叅
安庇仁来于即廳房酌酒令盈德酒湯歌赤壁晋昌

之永給也十九日甲子送舍弟還家號牌時急故也
踰大閑嶺向横城原州之路以其敬髦留養於横城
故也即日方伯遊鏡湖先登鏡浦臺府使及金李皆
來會昨昏有同遊之約故也時天寒風起不可久留
臺上酌數巡登舟火頃風定波恬可以周流盃盤大
張歌笛俱奏引過紅粧巖下泊舟湖海亭前回船過
浦口向草堂前至喚仙亭下海鶴鳧鴈千萬爲羣泛
泛往來迫之不驚紅樹滿山碧海接天夕照明波氣
像萬狀時府伯先醉行小主杯所謂小主杯者京城
西小門外有金姓人愚且狂常謂人曰吾能房事嘗

小主行房必以三度爲常規若小主請益則過四五度小主者謂其妻也凡行酒過三杯謂之小主杯滿座爲之絶倒日暮方伯先出府伯繼之他客皆去余與庇仁落後極懽以酒盡爲限夜深秉炬乃還二十日乙丑朝李聞甫兄弟佩酒來見